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零九年十月第一百十四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Oct. 2009



- 中國民間詩刊大展⑦
- 日本詩人丸山薰詩作選譯
- 里爾克晚年傑作二首解謎



目錄

No.114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秋原	噢。阿罕布拉	3
伊沙	無題 16 / 17	3
向明	Instant / 月經 / 惡水來了	4
劉虹	在魯迅故里 / 拜訪秋瑾故居	4
千瀑	行走的牆六十行	5
馬蒂爾	魔術 三首	5
杜風人	生理時鐘	6
于中	背書；背書	6
世賓	我的心跟著美少女飛 三首	7
林小東	煎魚記	7
何君華	在科爾沁，想念遠方 三首	7
羅青	採菊東籬下	8
張耳	送奶電鈴	8
陳國正	石頭 / 鄉音	8
秀陶	禪以及四個漂亮的鍋貼	9
王克難	西班牙掃帚 三首	9
蔡可風	月下聽手提電話	9
嚴力	使用說明書 / 美妙的詞	10
林明理	野渡 1 / 野渡 2	10
冰花	不是輕浮 不是漂 二首	10
北塔	盤山公路 / 雨中的猴子	11
冬夢	惠州詩會	
	東坡園訪王朝雲遇雨	11
施漢威	夜 怎能說還年輕 / 童伴	11
遠方	惠州——東坡	12
王妍丁	讓我寫下愛 / 祝福	12
輕鳴	成型 / 蟲曲三闕	13
古松	警察學院 / 守護	13
魯行	短笛無腔	13
謝勳	碎形幾何的人生	18
寒山石	紅梅 四首	18
李斐	在武館拜見關二爺 二首	19
彭國全	大愛如滾滾洪濤	19
資中華	等你的秋風 / 夏日獨白	19
夏野	人間的愛無窮	20
陳葆珍	誰在喊 “Help!”	20

魏鵬	憶念一位詩人	20
余問耕	偶回鄉書	21
依雯	在莫拉克颱風後	21
蔡宗周	歲月如風	22
振嵐	光陰閃去，顏色化作珠黃	22
唐德亮	我聽到血液的聲音 二首	22
任知	震痛 / 雨夾雪 / 光影	23
柳青青	最後的判決	23
李國七	消隕	23
俞昌雄	藏匿 / 關於愛的遺址	24
心水	在那遙遠的地方	24
文錦寧	善與惡	24
徐達光	走在都市的路上	24
陳銘華	尾巴 / 珠穆朗瑪	25
步鵠	雨菇 / 秋風流浪	25
莫云	向時空挑戰	25

中國民間詩刊大展⑦

《南方詩刊》	14
《街道口》詩刊	15
《詩三明》詩刊	16
《贛西文學》	17

譯詩

馮冬	W. S. Merwin 詩三首	26
殷曉媛	日本詩人丸山薰詩作選譯	27

評介

張索時	里爾克晚年傑作二首解謎	28
向明	詩之困“惑”	31
林明理	如歌之徜徉	32
孫麗娜	簡評非馬的詩〈五官〉	33
劉耀中	我看非馬	34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珠穆朗瑪峰 (陳長青攝)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 州)
 葉維廉 (加 州)
 楊 牧 (台 灣)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 約)
 陳耀祖 (越 南)
 西 牧 (多倫多)
 蔡克霖 (南 京)
 陳恆行 (維 州)
 塞 遙 (紐 約)
 朱彥潤 (加 州)
 資中華 (廣 東)
 謝 勳 (三藩市)
 包 苞 (甘 肅)
 王克難 (爾 灣)
 林明理 (高 雄)
 格丘山 (北 卡)

■ 秋原

噢。阿罕布拉

每次開車從教區街經過聖塔阿尼達街的時候，腦中總會出現 Tarrega ① 的吉他曲子：〈阿罕布拉宮的回憶〉②。一串串顫音③的音符就像路旁慢慢往後移動的植物上一閃一爍的陽光。空氣是暖暖。這同時，總會有一兩隻鳥的影子緩慢地飛過棕櫚樹後面的上空，感覺也是暖暖的，可彷彿又有什麼失落了，像吹向格拉納達的地中海的海風。

噢。南加西班牙風的州阿罕布拉④是屬於陽光、花朵與樹木；而且更屬於記憶的。在這城市裡有三個漂泊的陳姓詩人：有一個去世了，另一個搬走了；最後一個（其實是最早的一個）一直住在這裡，已成了阿罕布拉的風景，就像鴿子對電桿木、教堂與廣場一樣。陽光碰觸到他們的額際發出音符一樣清脆的光點，跌宕而成為詩：一種不斷生長的稀金屬。（這城市裡也許還有別的詩人，我可不管。）他們是我對這個城市的記憶，就像紋身對於我的皮膚一樣；就像阿罕布拉宮對於 Tarrega 一樣。

阿罕布拉也有我對情人的記憶。我的情人曾是暖暖的陽光。我曾在她的臂彎裡聆聽窗外的鳥聲，聽冰封的孤獨緩緩融化的聲音，聽十九世紀輕輕流過來的吉他、花朵在晨露間綻開與情愛快樂地呻吟。而我的情人後來像紫外光一樣不見了，更把我的靈魂灼傷。

噢。阿罕布拉是一些名字、一些呼吸，是音樂、一些詩句、一些痛。阿罕布拉是教堂與公園。是市集與咖啡館。是肉體與戀愛。是時間與記憶。阿罕布拉是（到現在我仍然不明白為什麼）每次開車從教區街經過聖塔阿尼達街的時候，腦中總會出現〈阿罕布拉宮的回憶〉，而同時，總會有一兩隻鳥的影子緩慢地消失在棕櫚樹後面的天際的一個地方。

2009. 春. 加利福尼亞

① Francisco Tarrega (1852-1909) 法蘭西斯科·泰雷加，西班牙吉他作曲家與演奏家，被稱為“近代吉他音樂之父”。

② 〈阿罕布拉宮的回憶〉*Recuerdos de la Alhambra* 是泰雷加 1896 年的經典作品，被認為是吉他音樂“名曲中的名曲”。阿罕布拉宮本為中世紀時由北非侵入西班牙的摩爾人所建立的格拉納達(Granada)王國的一座宮殿。到 15 世紀時，西班牙人展開復國運動，把摩爾人趕出了國境，於是阿罕布拉宮便淪為廢宮，然而它的遺址卻留給後人無限的憑吊與回憶。據說，有一天黃昏，泰雷加來到格拉納達，眺望在夕陽下這座昔日富麗堂皇的廢宮，他感慨萬千。當天夜裏，泰雷加就把腦海中浮現的回憶寫成了這首吉他獨奏曲，並加上了〈祈禱〉的副題。

③ Tremolo 顫音，古典吉他普遍運用的一種輪指技巧，〈阿罕布拉宮的回憶〉全曲用顫音技法來呈述，充分表現出迷濛，回憶，幻想，憧憬，以及無限感慨。

④ 1874 年，美國的一位富豪本傑明·威爾遜買下了包括現在南加州阿罕布拉(市)在內一塊 275 英畝的國有土地。當時他 10 歲的小女兒露絲和姊姊安妮因為閱讀了美國作家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以描述西班牙南部“阿罕布拉宮”為名的書而為之神往。在女兒的敦促下，威爾遜決定以“阿罕布拉”為自己的產業命名。阿罕布拉市也沿用它作為市名。“阿罕布拉”Alhambra 是阿拉伯語，原文意思是“紅色”。西班牙阿罕布拉宮的牆壁呈珊瑚紅色，就是以此為名。

■ 伊沙

懷疑主義的母親
就像祥林嫂一樣絮叨
懷疑著自家兒子
並非為她所親生
她懷疑的不是自己的
貞節和子宮
而是同房產婦的陰謀
抑或護士的瀆職
有道是：“抱錯了”

我是她傾訴的
第 N 個對象
第 N 個迫害者
但卻是一名
堅決的反抗者
看她手機裏那個
可疑的兒子的照片
一眼便認定：“不是
從你身上掉下來的肉
又會是誰的呢？”

無題 16

她似乎被我說服
但我深深地知道
這一切只是暫時的假像
誰也無法將她阻止
她將繼續絮叨下去
她的懷疑就是她的母愛

一個 87 歲的老人
應該安享晚年
逗孫子玩

一個 87 歲的老人
還在寫著誣告信
抄送國家各部門

“幹著這等醜贖事
哪裡還有心情
逗孫子呀？”

“更也許
他是跟孫子玩得興起
才想起要幹醜贖事！”

這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老人

無題 17

■向明

INSTANT

愛戀要快要 INSTANT
記恨不得不 INSTANT
變成白痴會 INSTANT
裝瘋賣傻會 INSTANT
沖咖啡已經 INSTANT
方便麵早已 INSTANT
搖頭丸必定會 INSTANT
作物增產必須 INSTANT
水土保持卻從不 INSTANT
寫詩也流行 INSTANT
唱歌非得要 INSTANT

所以

惡水之來也 INSTANT
土石流隨之 INSTANT
形成堰塞湖必定 INSTANT
一切都在追求 INSTANT
唯有
搶救趕不上 INSTANT
逃命也來不及 INSTANT
災情報導追趕 INSTANT
官員的反應老遲於 INSTANT

2009/8/19

月 經

一月準來一次的
過了五天仍然未見叩門
令她心事重重

一再的思忖

為什麼不來呢？
我又沒隨便到與人炒飯
憑此花容月貌
豈會白白將珍貴送入

她去吃了大把大把的

烏雞白鳳丸
就是怕去
請教婦科醫生

她不停的呼喚
就是遲來。也是幸福

2009/8/23

惡水來了

弱水三千
我祇取一瓢飲
賈寶玉呀
你好斯文！

而今。惡水來了
恆河沙數億萬頓
移山鑿林
吞沒一座座村莊
活埋好多人的惡水
勢不可當的
來了

賈寶玉呀
你那溫良恭儉讓的怯弱思想
你那憐香惜玉的柔軟手段
那能對付得了
那來勢洶洶侵略成性的洪流
說不定
連你自己也慘遭滅頂

可憐的寶玉哥呀
惡水來向你挑戰了
你將如何
應付這天怒人怨的殘局

2009/8/25

西洋歌手保羅賽蒙 (Paul Simon)
于 1981 年作有〈惡水上的大橋〉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 water) 一
歌，至今仍在傳唱。Trouble water
譯成“惡水”甚是傳神。而今台灣
遭受百年未有的急雨造成的惡水，
已令馬英九政權非常頭痛。

■劉虹

在魯迅故里

我在黃昏靠近先生的故居。真的猛士
個性出鞘之處，一聲吶喊的
由來……而族群仍在鐵屋裏徘徊
幾千年如一日，苦難仍在尋找
他呼嘯的筆尖——

自由意志！張揚與抵抗！可更多的靈魂
在喪亂中淪陷。烏篷船列隊駛過
故鄉緩慢的臉……聽說閩土進城打工
阿 Q 當上網警，孔乙己在鹹亨書院講授
假肢上的犬儒學——

惟子君出走再無消息。又聽說狂人
不能以日記證明顛覆國家政權罪，當然
也不能反證……我選擇在黃昏靠岸
為從頭穿越先生的匕首和匕首挑破的長夜
以認領我的精神籍貫。

2008、4、27 於紹興

拜訪秋瑾故居

她多麼柔弱，相對於她的死和詩；
她為妻為女，原從事讀書和女紅。
史封鑒湖女俠，絕非她的本意——
怎堪這男人的世道竟如此衰落！

她用名字栽種禾苗和美玉，戰爭
卻不讓女人走開，她最後舉起了火。
迎著帝國的屠刀和同黨的叛賣，
小女子佩書劍一囊，昂首滴血趟過！

之後，秋風秋雨把一個世紀砸痛。
死亦為鬼雄：身前身後多少雄性辱沒；
生當做人傑：她其實不願做女人楷模，
祭上自己，為換取姐妹們不再喋血生活。

2008、4、28 於紹興秋瑾故居

行走的牆六十年

讓我用手觸摸你，輕輕地
慢慢地從這邊到那邊
沿著非馬所說的額頭，那老嫗
不，我的手，剛接觸又快快收回
也許出於虔敬，也許
真有些甚麼莫名的感覺在洶湧
我摘下眼鏡，擦拭，假裝若無其事
再細細看你
大理石結實黑亮的身軀，世界
何其幽深，何其神秘，何其年輕
啊五萬八千個睡著的你
比海更波瀾壯闊，比高聳的旗桿
旗桿上的雲，雲上的天空更藍更藍
雖然，我不相信藍是哀傷的象徵
不相信你僅僅是一堆名字
我相信一切光榮和神聖的事物
我相信生命

我相信你也想著和我
同樣的問題
你是今夏行走的牆，用
九十六塊好看的胸膛砌成
面向著一大片又一大片
陽光和草地，草地上一排排
整齊的椅子，椅子上有人
和你一樣地沉思。那是你
慷慨留下的至愛還是
哪一條泥濘路上同行的兄弟呢？
我看到一只鳥低飛掠過
沿著你手臂伸展的地方飛遠
有人戴著棒球帽緩步過來，倒數著
十八，十七，十六……終於
在一塊激動的牆邊久久停住
有人彎身拓印一個名字
有人仰望，一段回不去的歷史

至於那穿著“越戰軍人”T恤的老漢
我見他

茫然摘下助聽器，敲了敲，又戴回去
彷彿有些甚麼你仍未交待清楚
隔著大理石幽深的過去，遠遠喊他
我猜一定是某夜倉皇的炮聲
震聾他一九六九年的耳朵

震聾了我。有人大聲咳嗽
餘音在風裡飄揚，吹遠，消失
如一句讓人惦念的嘆息
我沉默站著看你，像一切習慣沉默的生命
我站著看你，想拉住你一條

V 字形的手臂，想告訴你
五萬八千個名字背後的許多名字
在越南，在斷橋邊，在炸毀的村子
在落日血紅的海上
波間浩浩的魂，水裡蕩蕩的鬼
那是心頭

九十六塊大理石沉沉的重量
是隨歲月蒼涼的一行詩，掛在風裡
但他們會被記住，像你一樣，站成
草地間一道長長的傷痕
等待癒合。因為，因為我相信
一切光榮和神聖的事物
我相信生命

我相信愛。

2009年8月17日

後記：“行走的牆”，即 The Vietnam
Traveling Memorial Wall，有譯作“移動的
牆”或“旅行的牆”。仿製自華盛頓特區
的“越戰紀念牆”，主要是為其他不便到
華盛頓特區的人也有機會參觀弔唁。2009
年8月14-16日在西雅圖 Acacia 墓園展
出。

魔術

他走進了寫字樓
屁股還沒坐熱
一摸臉蛋就發覺
臉皮變得又厚又粗

她走了進工廠
還沒熟悉流水線
就被廠醫查出
嚴重貧血和胃病

它躲進了廁所
一聲“想家呀”歎息
還沒痛痛快地流暢
抽水馬桶就把它一卷而去了

那只貓

那只貓
目光幽藍
一直跟蹤我
在街道中
在廁所內
在辦公室裏
在化裝舞會上
它總是咬著我的影子
一刻也不放鬆
當我無奈地躲進教堂
向上帝訴苦
它居然站在旁邊手舞足蹈

情人節這天

這天
我牽著
京巴犬
去動物園
慰問兄弟們
獄中的猩猩
給我一個飛吻
使京巴犬驚慌失措

■杜風人

生理時鐘

一縷炊煙 從母親口中
諄諄裊裊 一寸光陰一寸金
是我童年琅琅上口的童話

超齡小學考個第一 母親
犒賞我平生第一隻手錶 時間
摳苗助長又把我緊緊綁細

在逃亡的日子 戰爭
告訴我 時間就是死亡
而山林野草奇葩 一土一石
告訴我 時間就是生命

在大學我讀到的時間
是一種考古學 沉淪於理想國
拷問春秋出土的理由
浮沉於神曲拉扯的時間長河
唯有逐波而洄 洄向滄海
尋找答案

一杯浪花狂瀾將我沉溺 我划開
母親口中的光陰洄游 卻發現
現代西安的時間與盛唐長安的光陰
南轅北轍 機械製造的
聒躁電動的時間 已無彼岸
無港灣 可以船靠

先聖先賢苦修苦繕的良知拷貝
複製一代又一代精神純粹的真情紐帶
緊扣與生俱來的樸素土地 天人發條的
天時節序 日月星辰
子午流注的宿命與救贖

鐘鼎山林 日出而作日暮而息
坐看雲起時 一片落葉信條
書寫秋風邀約的口訊 月上柳梢頭
一抹彤霞袞拓的情語誓言

莽莽青天 不可忘不可違

山寺古剎一炷殘香草茁一條石階的青苔
小教堂的鐘聲晚禱拉直叢林曲折的小徑

在某一時辰某一情況下 應該叩問應用
聖經上的某一條經文 金剛經上的
某一偈語 古希臘神話中哪一巨神的經典
論語禮記上的某一字某一句
神曲地獄中的哪一章哪一節
莊子用哪一雙草鞋書寫了逍遙遊
朱子家訓上的某一條教誨 垓下
哪一劍最纏綿 長門賦
漢宮明月哪一私奔的蟬鳴
成都酒肆誰斟的酒最醇最醉
離騷的某一求索為何蕭索沒落汨羅江
陸游中原四十年哪一滴淚是子昂是唐琬
杜甫的國破山河在哪一種鳥會驚心
李白的床前是斗酒是明月
蘇東坡赤壁賦上貶謫多少根華髮
李清照哪一條情愁是剪不斷理還亂
李後主的虞美人是否唱給江水聽
莎士比亞哪一十四行最羅蜜歐與朱麗葉
歌德的詩為何寫了十八年才發現愛情
拜倫的情詩寄給哪一位小情人
雪萊的哪一行浪漫最傷情雪白
唐·吉珂德如何辯白貴婦與妓女
荒原上野獸與薔薇的殘情酷美是何物
如何吟歎 這瞬息萬變的紅塵情世

有一不變的是那浩瀚殘冊遺帙竹帛甲骨上
某一吟說心語筆跡篆刻 時刻一到
該採取什麼行動 什麼作為
動之以情行之以理 至使秋決
也刻不容緩 春秋毫厘
不可顛倒 不可差誤

當下 那千秋齒輪的紐帶已斷
狼狽於舛逆的數碼時空

■于中

背書；背書

揹著書包的日子
遠如童年時代
步近校園畏縮的
細微背書聲
不敢張揚
近似不久之前
離遠就避開
人們揹著你背上
揹著年紀的
問候句
不敢張揚
其實我已在
揹在背上
自己的書包上
揹了一個
ENDORSE 的書
決定生命裡的每一個日子
我都會靜悄悄地
繼續
背
書

8/25/09 寫於休士頓

如何尋回古人心天地的陰陽五行
相生相剋天人時序接榫的光陰

而艾略特(T.S.Eliot)的世紀末感歎：

“This is the way the world ends,
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

為什麼不是轟轟烈烈而是婆婆媽媽
請告訴庸庸俗俗孤獨的我
時間是什麼

July 20-2009

■世賓

我的心跟著美少女飛

我不在這裏，看不見
窗外的夾竹桃已經開花
我的雙手快速地搖著杆杆
我的耳朵只有：“噠噠、噠噠噠”

我不在這裏，我不知道
媽媽在廚房裏忙些什麼
我的耳朵只有“噠噠，噠噠噠”
我的心跟著美少女飛

我要去一個地方，那裏有宮殿
戰車和威力無比的鐳射劍
那裏的少男少女，永遠美麗
他們相親相愛，充滿力量

卡通兔

哦，我的寶貝
有兩隻大門牙的卡通兔
它做夢的地方，不是在傳說的草原
它有時在電視機裏，有時在畫冊上
它跳舞，做著奇怪的動作

哦，我的寶貝
有兩隻大門牙的卡通兔
它不吃草，更不吃蟑螂和臭蟲
它有時獨個兒，有時與夥伴們鬧著玩
它快樂的時候，蹦上了天
大花褲張開，像它的好心情

哦，我的寶貝
有兩隻大門牙的卡通兔
它有些醜，但很可愛
它不知道媽媽在哪兒
（這一點我比它幸運）
但我沒見它因此事而傷心
它有時調皮，但從沒幹過壞事
它的朋友們也一樣，到處跑
玩累了，倒頭便睡

■林小東

煎魚記

油鍋一熱
我把魚推下去
火一燒
全身喊痛
魚罵我
血腥
我說是
人的本性

魚不瞑目
瞪著滿桌食慾
怎樣瓜分
從呻吟中煎來的
美味

2009/7/8

我遇見麥當勞叔叔

早晨的夢中沒有鳥鳴
我不知他們去了哪兒
當然，我也不會夢見大灰狼
我的夢中只有五顏六色的天空

他們說我是長不大的孩子
但我總得為自己找點樂兒
他們給我的東西太少：白雲
綠草都消失在塵煙裏

好得我的頭腦還能想像
能用色彩塗綠一片森林
能在電腦上創造一個不敗的巨人
他可能被愛情打倒了無數次

這不算什麼，我們是快樂的
夢是自己所造，昨夜我和叮噹
飛上了天
而早晨，我遇見的第一個人
就是那個大嘴巴的麥當勞叔叔

■何君華

在科爾沁，想念遠方

科爾沁有氈房和牧馬
但你必須去珠日河旅遊區
才能看見草原
現在這裏荒漠化成沙地。當然
這裏誕生過蒙古族詩人
他們寫詩
像馬頭琴在長生天下獨奏
悲涼、空曠、遙遠
他們不懷念成吉思汗
但是他們會想念額吉
寫詩的時候
遙遠的風從興安嶺吹來
狂沙使詩人們淚流滿面

廢棄的勒勒車

在草原向沙漠過渡地帶
我看見一輛廢棄的勒勒車
很顯然，它曾被蒙古族大叔
用來裝運牛糞
零下二十九度的冬天
燃燒的牛糞是童年的篝火
這個冬天並不見得比以往暖和
那麼
這輛車的主人
他可揀足了三個月的
牛糞麼

在通遼火車站，給父親

最後一次在通遼火車站見到你
其實也是第一次
你跋涉五千里把你的兒送到這裏
一座草原上的小城。草原已沒有草
你的身影在熙攘的人流裏忽明忽暗
一切安排停當。返程的時候
你說，好男兒志在四方
就不送了罷

■ 羅青

採菊東籬下

——高呼陶淵明

採

昨夜雙手
好像變成了雙腳
在天上倒立行走

菊

前後一陣亂踩
踩散了西天閑散的雲影
散如菊花葉片

東 籬

正要掙扎扶著東邊一排籬笆歸去
不料雙手雙腳卻紛紛
開成菊花花

下

於是我只好悠然頹然崩然
崩塌成一座白色的南山
在一只空酒瓶下

2009年寄自台北

註：鄉居大溪，與有名的太武眷村為鄰，幾年前忽然拆遷散盡，至今依舊傾頹無人，但見芒草高過了破敗的圍牆籬笆，掩遮了空蕩的小樓陽台，大有把遠方高聳的拉拉山也一併蓋過的氣勢。昨夜醉歸經過，有感。

■ 張耳

送奶電鈴

一清早就在門前說笑，大聲地提示
防盜門和鐵鎖的關係。不知名的麻雀
嘖嘖喳喳，遠趕不上“大三元”奶水的歡暢
“蒙牛”，“三鹿”，“伊利”，要命的營養
三聚氰胺。你還記得朝陽菜市場
臘月裏晨起五點黑乎乎地排隊，活母雞
排成了死公雞，活鯉魚變成了凍帶魚，家：
剛從鄉下“解放”的爸爸，幹校回城的媽媽
凍皸的手，棉褲，花布罩衣，白口罩。家：
哥哥穿剩的衣褲，打了補丁。一雙鞋的日子
能把我所有的衣物打進一個小包袱。家：
吹口琴，拉小提琴，素描，乒乓，寫大字，也寫詩（！）
跳皮筋，也跳忠字舞。家：包餃子，織毛衣
鉤窗簾，挑花桌布，蒸饅頭，烙餅，擀麵條，剖魚，宰雞
拿糧票，擺蜂窩煤，早請示，晚彙報，齊唱
東方紅。太陽升，太陽升，怎麼唱來著？
夠荒唐的，四十年過去了，難道已經到了
寫回憶錄的年紀？

“來了，來了”。八十歲的父親
及時回應，早了晚了都沒有用。跳上跳下
說下雨就下雨，小鳥兒在樹葉間躲閃
唱不出那首讓皮膚泛潮的歌。一眼望去
窗玻璃上昨夜所有點滴，金黃得讓我不再想起。

可是，所有的點滴都算。

■ 陳國正

石頭

——給兒女們

就只有這副嶙峋
硬氣老骨頭
不惹青苔疊起
堅持只為岡丘
巍峨

打造山林水域
一線風景

鄉 音

一碟色香味俱全
加上半盞熱淚騰騰
端出
六十年後才可品嚐
原汁原味
甜滋滋的老家
高要
鄉音

後記：2006年老家有約，初度回棹廣東高要市白土鎮馬安村和親屬相聚，盛情拳拳，感觸淚下，尤其盈耳親切的鄉音，以詩誌之。

2009.8.30

■ 秀陶

禪以及四個 漂亮的鍋貼

叫了一碗牛肉麵之後，因為怕不夠吃，便又叫了一份鍋貼。等麵下肚之後，八個鍋貼還剩下四個，怎樣也吃不下去了。望著四個黃澄澄的油光光的排得齊齊整整的鍋貼，心想帶回家去晚餐時再吃吧

正喝著最後幾口麵湯，走進一對三十來歲的男女，女的一身碎花的衫連裙，男的則牛仔褲，黑T恤，T恤前面一個斗大的白字“禪”，我愕然了兩秒鐘，一口麵湯連麵渣帶蔥花全噴在鍋貼盤中。愧於自己的失態，我快速地付完帳逃了出來

一生與禪無緣，大三時讀過一本《五燈會元節引》（也不知那本書是從那裡來的）全是一段一段的公案。而後又唸了一點有關六祖惠能的文字。得到的印象是一種苦修，不是兒戲，不是時尚潮流。而後見過野狐禪、老婆禪、著相禪以及東洋人的拈客禪，以及等而下之的所謂禪詩禪畫以及東洋人的半畝庭院擺上山石，鋪上細沙，劃上條紋的具體禪等，不一而足。而居然把禪穿在臭皮囊上，今天還是第一次見，真是世界之大……然而可惜我那四個漂漂亮亮的鍋貼呵

Aug. 09 L. A.

■ 王克難

西班牙掃帚

在黑鏡框裡

他們不會被遺忘

軟草地

青色波浪

永遠粉紅的小花

山上黃色

一半陰影的飽滿

黎明前

遠離摧毀自己的記憶

和那交通的時髦專橫

將一切都送到海洋

定情物

在陰影中

她彎下腰來

眼光安靜而鎮定

淚從亮裡那邊面龐流下

他來了

拿起

那隻金色的手錶

一個紀念品

上面的字已被磨掉

他看不完她的臉

顯示窄的衣袖

那時間依然在走

竹林

一個灰白的月亮

從竹葉中流出

長頭髮想告訴

一些還沒有述說過的事

■ 蔡可風

月下聽手提電話

我真的不明白，我們何以這般信任你這方型的小盒子。你這般無牽、無掛地任由人家將你把握著，向你傾訴心聲之後，你就把聽到的一切向高高在上的、完全是由“人造的”衛星匯報，點滴不遺地匯報。經過了深徹的過濾，才傳遞到遠方的它人去聽聞。讓他或她又把聽聞經過心靈的轉轉折折，再向另一個方型的小盒子說話。之後又一次透過那高高在上的、仍然是“人造的”衛星匯報，把訊息又再重重過濾後送給牠肯信任的、合牠頻道的、我手中的這位小盒子向我傳播。如此這般的來來回回，速度竟能與光速同等。算不算草率，我能不疑也不懼麼？再者，假如你傳遞速度快了一點而超越了光速之限，時間及距離就都成了負數。負數的時間就要讓“發生”回到三十三年前、回到文化革命的時勢的過去。這樣，適才的對話或會惹來殺身之禍……我的耽心不該是多餘的罷，忽然忘卻了今夕何夕，趕緊收線，關機！

2009年9月9日
毛主席去世33週年之夜

有些不安

有些遲疑

有些黎明

風起

太晚

說不了

■ 嚴力

使用說明書

至今還沒有誰
使用或見到過
國家之外的護照
國家是多麼地牢固
它把文明的進程
緊緊地釘死在地球上
國家是一架
越來越複雜的機器啊
它的使用說明書
上千年來越印越厚

2008 · 4

美妙的詞

“輸掉了”
是一個美妙的詞
我把貧困輸掉了
我把痛苦輸掉了
我把疾病輸掉了
問題是輸給誰
哪一家賭場
哪一屆政府
甚至
哪一位上帝有如此的雅量
但接下來的問題是
我的雅量好像更大
我一直在贏

2008 · 3

■ 林明理

野渡 1

是踐踏了霧的黎明
兩三點白鷗，掠過
應和著光
海波的迎送

老樹、翠蔓、崖石：
清秋的蟬鳴
我的靈魂參差步搖
伸進十月水村

都什麼時候了？
風吹不散
那串串珠沫
在我的四周滾湧

告訴我，千嶺外
山裡的妳安睡否？
再聽，簷滴聲聲
妳壺中的香茗可還溫熱？

野渡 2

一隻鷹 擎起
懸崖邊的天空
點點水鳥 化成
細浪漂漂 流入
相連的大地
慢慢飄散

不知道是什麼生存的希望
鼓動著你
遠渡朴子溪口
夕陽下，但
你杳逝的背影
顯得如此孤傲

■ 冰花

不是輕浮 不是漂

河水溢出堤岸
柳枝搖點水面
不是輕浮 不是漂

海水擁抱沙灘
浪花撫摸石礁
不是輕浮 不是漂

雙面扇

一面是春
一面是秋
你是那春
我是那秋

春與秋
一紙之隔
天涯之遙

春與秋
常有相同的溫度
卻永遠不屬於
相同的季節

就這樣
避開了
風雨 驚濤
緊跟著紅太陽
你似乎即將沒入灰藍的遠方
卻又像是要停泊在我的心上

2009.8.28

■北塔

盤山公路

一條蛇裹挾著一朵雲
在另一朵上舞蹈
雲與雲碰撞，撞得粉碎
而蛇的舞姿依然翩跹

一副鐐銬，彷彿整座山
是它的囚犯，被押解著
滾過一個又一個輪子
前往遠方的某個車站

每一個乘客都是汽車的人質
而每一輛車都是盤山公路
的人質，當大家都把命運交給
司機，任何一次傾斜
都可能是致人死地的顛覆

任何一朵路邊的小紅花
曾經都可能是一顆蓬勃
跳動的心，突然的剎車
和啟動會使它停止跳動

始終在轉彎中上升
在轉彎中下降，這蛇妖
把交通事故當成遊戲裏
不可或缺的情節。但是
誰能，誰又敢把它拉直？

雨中的猴子

大雨突降時
你跳將出來
彷彿這洗天洗地的一幕
只是為了襯托你的表演

一塊石頭毫無依傍
就是你的靠山
你的表演就是把自己的屁股

■冬夢

什麼是
深閨夢裡人
可憐的王朝雲
心事重重的
凝望著同樣寂寞的西湖

惠州詩會東坡園訪王朝雲遇雨

什麼是
不老的紅顏
微風細雨中的王朝雲
可恨蘇東坡
沒有雨中共傘
沒有風中相擁
難怪
王朝雲在我鏡頭下
一臉忿忿然的
滄桑

你的絕色顏容都在歲月中
幽怨成一塊石頭
還好今天有一位詩人摟著你
還好今天有一位詩人
寫這首詩
給你

2009年寄自香港

釘在那石頭上
一動不動
直到雨主動退場

四周的峰巒
紛紛傾身於你
每一座都有一個水簾洞
供你挑選

這場雨算是玉皇大帝那老兒
對你的一頓臭罵
劈頭蓋臉，唾沫橫飛
而你巍然不動
比石頭還石頭
比佛還佛

摘自張家界組詩〈把岩石趕下山來〉

■施漢威

夜 怎能說還年輕

守著
滿院深秋的蕭索
暮日
早掉進黑暗張開的網羅

夜
悄然掩至
沒有陽光的整片漆暗
怎能說還年輕？

深夜寂靜
只能翻翻歷史的過往
從舊照片裡
追索一些零落的青春

夜怎算悠長
躺下作個春秋大夢
旭陽
很快就會迴旋

童伴

旋轉
不住的旋轉
以童年無憂的鞭子
我們抽打著永恆

急轉飛奔的陀螺
一半歡悅
一半悲愁
旋出不同的生命軌跡

你旋向夢的天涯
追補自我的光采
我仍留守濕暗的角隅
等待永不實現的奇蹟

2009年寄自越南

■ 遠方

惠州——東坡

1.

沒地方可以收留你
不全為你的文章蓋世
惠州也不能
你只是解解饞
啖幾顆荔枝
或許還同心愛的女人
沿西湖散散心
可沒有人能收留你
沒有人
沒有地方
茶還沒煎成
字卻早已寫好

一種宿命

上面是

密州 徐州 湖州 黃州 杭州 揚州 穎州
惠州之後還有
瓊州 儋州 廉州 永州 常州 眉州

2.

一枚被踢飛的石子
不要問它的落處
惠州於東坡
一如東坡於惠州
是一種緣分
天下不敢小視惠州
也一如西湖旁
東坡和朝雲的塑像
暴露得有點誇張
只是一種緣分
東坡無奈的去
更一如他無奈的來
也只是一種緣分
所以他只帶走
他的影子
和屬於自己的人生

2009年9月初

■ 王妍丁

讓我寫下愛 ——我的祖國

讓我寫下愛 美好和祝福
讓我說出燈光 說出
糧食的秘密
讓我傳達一棵小草和
大豆高粱同樣的感激

讓我說出清醒 理由
讓我舉起人心的火炬
讓我看清一棵樹的年輪
看清一排灰瓦下
那些閃亮的雨滴

讓我說出色彩 理想
讓我低頭彎腰
讓我用雙手抬起
生鏽的鋤頭
虔誠地扶住青春的木犁

讓我雙腳用力
讓我的目光深深彎向大地
讓我的靈魂帶著泥土和樹苗
帶著上升

祝 福

我在北方的土地
沒有旱情
儘管一滴雨來得那麼遲緩
我珍藏著一坯土裂開的花紋
和一棵青草頭上的火焰

鄰居懷叔的頭髮花白著
他一個人在稀疏的玉米田裏
躬著藍色的腰身
孩子們說老天都要早死了
再補一遍苗也是白搭
不如把汗水節省下來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幹點別的

北方缺的是桂樹
北方很久都不缺少雨水
我拾起一節乾柴
它酷似白樺樹的骨頭
我不敢隨便敲打它
怕頂著烈日
天天耗在地裏的懷叔
胃疼

懷叔今年 60 歲
和我們的共和國同齡
他是我在北方見過的最好的好人
像我腳下站立的這片土地厚實
又像這土裏長出的植物
有情有義

烏雲還埋在天上
有情有義的懷叔還在旱情裏
不顧一切地努力生長
我看見他心裏眼裏正積聚著一場
大的雨水
讓我一點都不懷疑今年的玉米
豐收的遠景

■輕鳴

成 型

天、地、金、木、水、火、土、氣
沙礫、水珠、琥珀、貝殼、骨渣、
血塊、思緒

燧石斧、彩陶罐、金字塔、地球儀
、原子彈、基因庫

宙斯神廟、萬里長城、世外桃源、
互聯網絡、時光隧道

斷臂維納斯、油彩向日葵、鋼筋水
立方、克隆達爾文

蛇行的伊甸園、分裂的聯合國、融
和的南北極

神曲梟娜的煉獄、煽情瀟灑的大千
點線面體——對稱畸變殘破隱蔽多
維虛擬

一齊打碎、攪拌、調勻

製成包羅、完美、超越的——無形

蟲曲三闕

樹 蟲

鑽入古木

穿越道道年關

從老朽爬向幼稚

一路艱辛

吃盡深重的黑暗

大 蟲

王者，非蟲也

大蟲還是蟲

沉吟擺尾，昂首長嘯

是可忍，孰不可忍

■古松

警察學院

你將愛和熱血染紅穹蒼

學院內你的青春在燃燒

你踏著平淡而來

帶著錚錚鐵骨離去

社會的平和在你生命中展開

凜冽的寒夜裡有你的扶持

你是永不向黑暗低頭的使者

我在你懷中看到粲然花季雀躍

雙掌裡你揉捏出下一個春天

守 護

晨曦裡學院的陽光燦爛

戎裝上滿是愛和熱血

剛烈的氣息築起巍巍長城

生命中我也曾這樣夢想過

挺直的脊梁上肩負著

法制下你和我的安危

縱使山坡陡削崎嶇

你依然無畏無懼地攜著我雙手

看維港在護蔭下歌舞昇平

2009年寄自香港

虹

挑戰爬行的命運

披掛七彩羽翼

沖天

雨霽，夢中

詩 人

暗夜裏一盞小小的油燈
燃 自己的 血

珠 蚌

因珠而大富大貴

亦因珠被剖腹挖心

金錢豹

越有“錢”越吝嗇

要它的“錢”無異於

扒它的皮

帆

耕

海

下弦月

耘

天

踩高蹺

容易出人頭地

摔跤跌得也慘

乒乓球

兩個傷兵

各失去一條腿

你來我往

依然不肯休戰

歌 德

在德國指的是一位詩人

在中國特指一個流派

——“歌（功）（頌）德派”

2009年寄自河南

■魯行

短笛無腔

《南方詩刊》

■張鶴鳴

夢見自己死亡

死亡輕輕地走進我的夢
輕輕地推開門，再拉開黑色的窗簾
陽光照射著不再呼吸的軀體
魂靈走出門外，到了另一個星系

親人、朋友，特別是我的妻
圍著一塊堅硬的石頭哭泣
黃色的石頭做著白色的夢
而我的淚水在夢外
掀起了“海滋”

網戀

兩對戀人飛起來了，坐在空氣
編織的轎子裏
樹上的桃花伸直了腰，看牛郎和織女

地上的草趕快枯萎，乾了堆成堆
讓他們落在堆裏，一對感到
浪漫和刺激
另一對：一人死亡，一人殘疾

■林蕭

菊花詞

朝花夕拾
那是很久以前的
事情了
而今，想起一首歌

往事頻頻浮現
大部分詞語已經丟失
還依稀記得
那片斜斜的山坡
那些閃閃爍爍的芬芳
一不留意
大雁飛去了遠方
一朵一朵的菊花
開滿了誰的頭頂

■羅筱

單人床單

白色單人床單
總是以躺著的姿勢
守候於每個夜晚
沉默而潔淨地映照我的孤獨

每隔一段時間
褶皺了的床單會被換洗
然後乾淨地站在陽臺上
呼吸陽光、空氣
在午後的微風中輕舞
夜晚，它又重新回到我身邊

洗乾淨，鋪上
髒了，再洗
曬乾了，再鋪上去。
日子就這樣反反覆覆平鋪直敘，
歲月悄無聲息地溜走
(直到有一天她走進我的視線……)

“沒什麼用了，扔了吧！”
某日，妻在收拾房間
“好好的，扔了可惜！”
我將它捲成一團
象徵性地做了抹布

於是，變形的床單
又繼續和我日常生活在一起……

生活的滋味

每天
妻在小小的砧板上
將我們的長長一生切成割薄薄的
片、截、段後
再細細地翻、炒、煎、蒸、煮

於是
平淡家居的日子
就有了酸、甜、苦、辣的味道

■劉麗

竹林

林子多
固然有些誠惶誠恐
不是今天高過一截
就是明天深向幽暗 還有
日漸拔節的雲竹 和一些
不甘落寞的野松濤

未知惶恐的鳥
是福氣和運氣的
林子多少 低高
無所謂 因為鳥飛
或向遠 不論近遠低高
我非鳥 所以恐惶過

然而我有
靈芝草 神交杯 榴槤水
比之鳥
故而營造一個齋心園 故有
我們吟詠的——紫竹林

《街道口》詩刊

■劉海川

最後一夜

最後一夜的皮膚
應當乾淨完整
陽具應當孔武有力
最後一夜 應當結繩記事
數數多少個夜晚
像今天一樣想起了死亡

中午若若來找我
帶了些別人的詩
開卷總是有益 會讀到別人的目光
目光平靜 死亡也一樣

死亡是並行的
還會有花
適合天葬的地方山高水遠

不該是最後一夜
就得有紅酒和青紗帳
我想起白洋灘裏
走出了許多詩人

現在是 08 年 5 月 7 日星期三
薩拉凱恩自殺於一小時 40 分後
4 點 48 天忽然就開了

■黎日

枇杷熟了

櫻花大道的枇杷黃了
這個季節，除了戀愛
還可以偷吃

每天黃昏，我打從樹下經過
抬頭看看她們是否還好好地

在那裏黃著

再過一段時間她們就熟了，落了
那時候，我也要從這裏脫落
顏色尚青，味道很澀

■談驍

多餘

一個人喝酒，不能太多
慢慢喝到晚上
直到打烊
經過的街道都安靜
如接下來沒有人煙的深巷
沒有燈。沒有
你形容的感覺
只有那些
多年來一直走夜路回家
偶爾被月光照到一次兩次的人
才知道多餘
究竟是怎樣的感覺

■賀念

又是一年櫻花開

穿著那雙舊鞋
又走了一年

花很蒼老
樹還年輕

又是一年三月春風，江南草長，
酒興鶻起

正值落英繽紛
那個
穿紫紅色外套的女孩
突然停在路中
想起什麼

偷偷地
深深地
笑了一下

■宋若

儀式

天氣剛剛轉好。我們坐著
不遠不近。你說大概以後
不會再有這樣的機會了
當然也就沒別的可說
我想在這裏栽一大片杜鵑
有花的時候就看花
沒有花的時候就想念花

■梁洪波

畫家

畫板下的陰謀，被赤裸的女郎揭破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但行動是遲滯的

養生殿的百年老太，笑眯著接待賓客
掛在高堂的千年遺像，更換了三百零七次

他傍水而坐，對山筆就，光天化日下
他的畫板有專人取走，展覽有專人辯護

他披著藝術的外衣，命令一個
花季少女：脫
於是從黑夜開始，畫到她成熟為止

也有的浪跡天涯，尋找單純一個“愛”字
當愛來臨，他像瘋子一樣拋棄

畫完了現代畫古代，畫完了古代畫未來
古代的色彩是否強烈，未來的線條
是否流暢，他不知道

為了什麼，熟悉的意識被慾望掩蓋
分插兩岸的歲月枝條，像流水一樣
陌生開來

《詩三明》詩刊

■昌政

野 菊

與盆土無關。
野菊隨意展延根系，與修飾無關。
且在視野之外，
在一次又一次的踐踏之後。

野菊開花。
以霜天為背景，
野菊的獨唱無可伴奏。
孤嘯者只能與自己的回聲相互致意。
寂寞不是野菊的對手，
甚至凋落也不是。
一朵兩朵三朵五六七八九朵……
最遲開的那朵，
乃是最早謝的那一朵的相片。
猶如情侶，
但與盟誓無關。

■葉來

啊，我邈邈的母親

我一定要關心一下這位婦女，
因此我足足盯著她十多分鐘。

挖掘機的臂擎
在她的身邊移動。那致命的晃動
她需要躲著它，
只為拾那些廢棄的水泥袋，
它們在地下埋了不少時日了。

烈日啊，
工地旁的亂景
就像她一頭亂髮，
微弱的风一吹，送入我的體內。
像針，這夏日的寒霜啊
涼得我打了個寒噤。

啊，我邈邈的母親，國度裏眾多的人民
透明得如我眼中飽含的淚珠。

■沈河

出 現

紙上出現錯字
用橡皮輕輕地擦掉，住進正確的文字

比紙張大的家，出現小災小難
花錢財，把精神
調到最佳狀態，能減掉它們
不留尾巴
正符合“花錢消災”民間之說

比家大的村、鄉（鎮）、縣
（市）、省，甚至一個國家
出現髒臭之處
除哀歎之外，搖頭，站立片刻，離開
怕噁心，吐掉農民種植的糧食

■陳小三

剛才下了一陣雨

剛才下了一陣雨
打濕了樹葉
我去街對面買蚊香
看見街道上雨滴的痕跡
閃亮的
如同蝸牛的痕跡
恍惚：10年前
在清流
在西坪街
一個青年午睡起來穿過雨滴
聞到一陣陣樹香
一陣陣涼爽的樹葉

■張廣福

在戰爭的陰影下

我看見那些恐慌的孩子
我看見那些憤怒的父親

我看見那些哭泣的母親
我看見倒塌的房屋燃燒的城市
我看見那些扭曲的臉和身子
貪婪在爆炸
慾望在爆炸
獸性，也在爆炸
我看見一位超人高舉著拳頭
正在為愛情作演講
我看見一種民主像陣陣濃煙
在善良的人們頭上飄舞
在戰爭的陰影下
在地球村
我還看見那些無法和我們說話的人
像我的父親，站在牆上
默默無語
而我多麼希望自己是一把來福槍
對準世界
扣動扳機

■盧輝

紙：比灰燼快了許多

小時候，我就懂得
翻翻日曆：薄紙
一頁
比房屋更耐寒
12月31日：誰
都有一頁薄紙作陪
紙。太偉大了
它包不住火

歲末
最需要溫暖的時候
誰來燃燒
已無足輕重：紙
一點火星
比灰燼
快了許多

■馬兆印

有霜的早晨

我在一簇麥苗前，看見
比雪還白的霜，落在
芽尖上，它們在等太陽
等溫暖的呵護，融化
一夜的晶瑩，幾道深深的車轍
在我眼裏向前延伸，盡頭
就是一堆隆起的土
那是母親端坐的姿勢，慈祥
如早晨的霧靄。我也在等
等兒時熟悉的呼喚
穿越樹梢，等麥苗爬滿
整個平原，等那些霜
舔濕鞋跟，我拖著厚重的鄉土
跪著喊一聲：
“媽媽，兒給您磕頭！”

■聶書專

你沒有計算抵達 蘋果的速度

爛蘋果
沒爛之前
你在哪裡

你沒有計算抵達蘋果的速度
比爛掉慢半步
風和水剛剛掠過你

蘋果的光華與新鮮你無力挽回
芳香飄逝
水分 營養和甜蜜
本該屬於你

一個爛蘋果
爛掉之後
你比蟲子慢半步
他們不會錯過與腐爛的約會
你憎恨他懷念他埋葬他
連同那些幸福的蟲子

《贛西文學》

■漆宇勤

1981年11月生，筆名屈楚，出版個人作品集4部。現主編民刊《贛西文學》。

早 春

我看見風的舞蹈了
在二月的夜晚步伐凌亂
一些事物直白如水
另一些則充滿變數
當蛙鳴還很遠
我們可以對坐
直到天明
直到陽光沁入桌上的杯子
我們含笑端起來嘗一嘗
再一飲而盡：
如果早春的陽光缺少滋味
也許加一些糖會更加溫暖

我該說說那段城牆

我該說說那段城牆
在淤泥中佝僂著的身影
南門橋東門橋以及更多的橋
都與這個身影有關
甚至這個城市的記憶也與它有關
當它衣衫破舊
當它終於湮沒在記憶之中
只有我
于三月的東風中卷起褲腳
在淤泥堆積的萍水河中蹣跚
手撫面容模糊的一片城磚
並最終邂逅覆蓋在河堤之下的真實
最終發現這組詩不得不說的重量

■秋水竹林

本名劉義，1983年出生於江西宜春。

母 親

秋水竹林
天黑之前
蘆葦的淚痕
拖過低矮的天空
你還在灶邊忙碌
腳下一粒粒碾碎的日子
瀰漫一種古老的韻律

一輛老式卡車壓過來
隨手扔下漫長的冬夜
和貧瘠的塵土

母親 我躺在另一個盒子裏
無助地掙扎
看見你 瘦小的身影落進燭光裏
和你眼中盛滿悲憫的塵世

燈

多年前的那個夜晚
從爬滿補丁的容器裏
滴濺出來

村莊應該是沉睡的
幾點蘸著泥土的犬吠
讓古老的水
落於木桶以外 歸於平靜

只有一盞瘦瘦的燈
和燈下如水般微笑的臉
引你走過幽深的小巷
彎曲的廊道

多少個日子被輕輕地端過
你繞過喃喃自語的瓷碗
聽到時間一大片一大片地碎

在今夜 墨色層層脫落的窗口
在突然暗了下去的城市
一盞燈挖掉一小塊黑暗 亮著
擦疼一雙模糊的眼睛

■池沫樹

1980年12月生，江西宜豐人。
2005年觸網，現在東莞。

不問

不問秋月
不問花開
不問風與蘆葦
不問雲與裙子
不問山谷回音
不問騎馬過客
不問綢緞與錦
不問魚與過橋的人
不問色彩與搭配

我只關心現在——
問礦工父親
問他的身體健康

■麥岸

前年的小鎮

雨的紀傳體，雨的本命年
婉約的仔細構成
垂下的長髮
噩夢攀援而上的長梯子
三兩點人的月臺
大巴遲遲不來
溫情在電線杆上凝結
日記畫上句號
拖拉機上的中年人
是濕的
整個小鎮都是濕的
就像乾燥世界中的小綠洲

■謝勳

碎形幾何的人生

——當一粒沙仰視這塵世

冥冥中，一隻超級顯微鏡
俯瞰這大千
當焦距越拉越近
山中有山
峰內出峰
海岸的曲折
越看越曲越折

表象變幻的細節
拼湊出
碎形幾何裡
無可確知的世界
當一粒沙肅然
仰視這塵世
啊，一片全非的面目

一條順溜的線
如髮絲
竟然崎嶇成
一點零二度空間
原來，人生的路
從來是不筆直
而碎形為坎坷的細步台階

一彎柔滑的表面
如花容
竟然坑窪成
二點零一度空間
原來，冷暖的歲月
總是在皮膚底下隱遁
而碎形為積累汗淚的窪穴

註：fractal geometry 碎形幾何為一嶄新的，理解不規則且複雜的形狀或現象的幾何學。它強調的是，當解析度增加，從前沒有的細節便顯露了。

■寒山石

紅梅

凌寒
盛開在
潔白的雪上

染紅
這分婉春天的
產床

楓

每一片葉子
都是一根
激情飽滿的火柴

風 只輕輕一擦
就燃紅了
秋

梨花

冰封了一冬的詩句
被春風激情絢爛地
發表在千樹萬樹

讓蜜蜂
這第一批讀者
嗡嗡地 甜甜
朗誦

火山

蘊積了千年
只一瞬 竟爆發成
血光沖天的氾濫

或許 控制不住
內心的滾燙 註定
是一場災難

■李斐

在武館拜見關二爺

在武館禮拜關二先生
看見他近日蹙眉怒目
合掌上香何事請告示
不肖後人以武恃勢真不是
到處伸著漲大的拳頭
炫目駭人代號的刺青
仗著後面黃氣黑氣把腰
也就算了去看門做保鏢
賺碗飯吃憑橫練身手本領
善惡分明辯說再沒有必要
忠於財神義則退辭
恃強凌弱跋扈豪門充打手
江湖上吹亮武聖的名譽
套著關帝名字在幹壞事
徒子徒孫啣該知神君也有火氣
直使不翻《春秋》也應守約束令
莫使關二爺再度顯聖磨刀掛鈴

2009年8月16日紐約

地球人之輓歌

——悼念莫拉克之災

喪鐘為誰而叩
“大悲咒”為誰而誦
我們我們、你和我的我們
我們都為了生活的愜意
我們都要求生存的舒適
生命本能建架重疊的慾望
每時每刻在浪費大地生養資源
人人都忙著製造生化垃圾污染
朝夕利益生態平衡線因此消失
當為人類實應懺悔默禱
我不為能飛到外星去而驕傲
也不為發射越洲飛彈而叫好
把所有的財物用在示武屈人
請轉移關注我們土地上居所

■彭國全

大愛如滾滾洪濤

——台灣8.8重災

罡風
上天搗亂
傾瀉銀河成禍水

下地亂世
以崩山的泥石流種下禍根
那禍水禍根瘋狂長出惡果
殘害多少生靈

四面八方的眼睛
探出如探照燈
以肝膽相照的光
照向天昏地暗的災區

都是相同的血脈
一根根互相連結著
流通在大陸，在台灣，在海外
血，源源來自炎黃的心
心潮澎湃，惻隱
掀起滾滾洪濤的大愛
要滌蕩瘡痍

人間有正氣
驅除邪惡
鑄造無數鐵肩
扛走災難

海嘯水災火災旱災地震風暴
星球上主人每年在敲打警報
若我們依然昏昏沉沉半醒半睡
漠然面對地球危機拯救的必須
眩目之淚請再不要下垂
送別我們將是“大悲咒”和著喪鐘

2009年8月21日紐約

■資中華

等你的秋風

每年的這個時候
我都會
在冬的路口上
等你

等你開過了花
等你結完了果
等你揮灑過浪漫
等你揮霍過熱烈

等到你的終於成熟
來把我的一生，揚起……

如果可以選擇
請讓我
開在
有你的季節

可是
我在夏
你在秋

可不可以
讓我們
再把愛情播種
就是現在
就在這個時節

爾後
我們開花
我們結果
在我們
想要的時刻

一定是可以的
您說過
愛情超越時空
愛情沒有季節

夏的獨白

■夏野

人間的愛無窮

(八月惡風惡水八月寒，作惡多端的黑暗之鬼又在張牙舞爪。堰塞湖張開潰血的大口，土石流滾滾而下甩開毀樓砸物的鐵錘。裸體的太陽蒙著黑臉在挑釁，半邊面的彎月在漣漣落淚。)

啊！夏日黑
啊！黑沉沉
山寨和窮鄉僻壤
雷霆霹靂擊碎了青天

(藝人們作家們詩人們歌唱家們…國際友人們，都牽緊了手，和受災受害的人們心連著心。呼嘯聲陣陣，四面八方波濤般湧來的群情激憤，眾多的星星照亮了山間壑谷，英雄好漢們張著翅膀震天呼喊。)

啊！火的激情
啊！火的奔騰
笑靨擁抱著哭泣
譜寫著愛的詩篇

(有節奏的火團滿山滿溝，燒毀舞步中的泡影夢幻。到處是鴿鈴笛音，到處是祈禱聲息。蘇醒了的嗥嗥怒吼，召喚了的光輝閃耀。甩掉生命愚蠢的外套，明晨即會升起熠熠的火芒。)

啊！夏日紅
啊！紅盈盈
愛激勵著行徑
智慧青翠永恆

(人民的力量團結和諧，人民的愛情融洽無間。沉浸的悲傷慢慢低落

■陳葆珍

誰在喊“help!”

——獻給 911 八周年

那年 911
在雙子塔頂
絕望地張著
你的眼睛
今年 911
在地鐵站口
顫抖地伸出
你的雙手
你們
同在喊“help!”

這聲音似在說
生界還是死地
誰在縮小
天堂還是地獄
誰可知曉
烈焰與海嘯
前後接踵
命在水火中
啊！亡魂還是生靈
誰在喊“help!”

，期盼著的新家園早早呈顯。“感謝太陽轉向了春天，要不然大地會永遠冰冷，永遠冬眠。”*歡樂的人聲鼎沸。)

奔走向告：
血染的蒼鷹飛得更高更遠
千家百戶重建新的田園
一路幸福！一路平安！

*摘自烏克蘭著名詩人巴·狄青納
〈三股風的敘事詩〉中的名句。
2009年8月15日於新澤西

■魏鵬

憶念一位詩人

——讀〈沁園春·雪〉

一口氣讀完上闕
無不驚歎北國那一場大雪
裝扮著萬里山河

驚歎詩人的心胸
比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
還要遼闊……

換一口氣再讀下闕
原來那一場大雪
年年落在北國

秦朝落過
漢朝落過……
一直落到今朝

一九三六年二月
詩人走出陝北窯洞
站在家園上賞雪

彷彿只有“沁園春”
才填得下上闕的景色
和下闕的磅礴

也只有詩人的大手筆
才能與漫天的大雪
一同裝扮著萬里山河……

2009年寄自江蘇

■余問耕

偶回鄉書

(一)

儘管我心急如焚
看過地圖又問過路的司機
兜來轉去了三十多分鐘
還找不到正確的路向
一邊駕駛一邊用手機問路
在我瀕臨絕望之時
他終於找對了
又開了一個多小時
透過車前的玻璃鏡
我終於看到了
站在路兩旁的告示牌
正向我招手笑說
歡迎你蒞臨常平鎮

(二)

任風雲幻變
世紀更替
百多年來依然挺立
村口的大榕樹啊
您是否還留有
父親年少時攀爬的足印呢
他的嬉鬧笑語聲
相信你還沒有忘記
看著我
你有似是故人來的感覺嗎
面對你
我該如何解說自己那曖昧的
身份 到底是
遊子 還是
遊客

(三)

接聽了電話
您匆匆出來的時候
已是下午兩點三十二分了
叔父啊
等那與您相見的時間太長

相會的時刻又如斯短暫
只為三點
我就要起程回廣州
江灣大酒店內的行李在等我
五點赴新白雲機場的的士在等我
今晚八點二十分的班機在等我
一家老小在西貢家中等我回去
積壓的工作引頸盼望我
明天去處理
唉！
握著您的手
要說的話都忘了

(四)

跟在您身旁走向
祖屋
已找不到父親描述的
家鄉的景象
找不到父親孩提時散落的笑語哭聲
找不到父親少年離鄉時的淚滴
步履的印記
只有那斑駁破落的
祠堂
默默站在幢幢新建的房屋中
細看百多年來的人世滄桑

(五)

易妙傳來
您細心為我拍下的
珍貴的鏡頭
我的數碼相機已
滿載
我難以言喻的
回鄉又離鄉的心緒
激亂情懷
來去匆匆
竟未及細問照片中人
是堂兄姐還是弟妹
還有兩個小可愛
都叫什麼名字

(六)

相見時刻正是相離的開始

■依變

在莫拉克颱風後

忽然之間
雲暗天低
風雨驟至
山洪暴發
水高漲恰似浩瀚大海
急流 洶湧 澎湃
萬喚千呼
有些婦孺 有些孩童
淒切哽咽
撼動心靈
平息之後
天空還是那麼蔚藍
風雨暫時收斂了
一場無妄天災
奪走了多少個生靈
僥倖者
是終生
感人肺腑
抹不去的
哀痛

僅只一步之隔

歡迎您蒞臨常平鎮

背後就是

歡迎您再來常平鎮

來去匆匆

怎樣解說我此刻的心情

尋根之夢是終也是始

再來何日

回頭細看

看兩旁的景物如飛向後逸去

我該如何收拾此行的記憶

滿塞歸囊

後記：2006年7月中，黃埔詩會後，陳銘華兄嫂及女兒，詩友林小東與我同到廣州，7月24日上午同遊東莞可園。午餐後，陪我回東莞常平鎮探親。銘華兄更為我拍了多張珍貴相片。回越後寫成此詩，不意電腦感染病毒，須予重灌程式，致失此詩。日前竟在雅虎信箱中尋回，重讀此詩，心情難以筆墨！續此數言，以謝銘華兄等盛情厚意！

2009年9月19日

■蔡宗周

歲月如風

歲月如風
在並不平靜的日子裡
站成一株挺拔的樹
極不容易

生命的根系
像血管佈滿全身
在默默中吮吸
支撐一個亮晶晶的希冀

風，不斷地戲弄枝極
扭曲、折斷
不同的選擇和捨棄
終有幾條鑄成的鋼強
敢於鞭打寒風冷雨
季節，反覆拷問葉片
時綠，時黃
總在不停地適應
終有常青的松柏
勇於書寫一身凜然正氣

歲月的風
總在猝不防備間
從四面八方刮起
欲靜的樹啊
呼啦啦昂然奮起
在左右搖擺中巍巍堅守
在前後俯仰中傲然屹立
苦苦地等待
陽光灑滿大地
有溫暖自心底升起

春過 秋過
綠過 黃過
如人生的青絲白髮
在風中瀟灑飄逸
只有年輪裡才真實記下

■振嵐

光陰閃去， 顏色化作珠黃

借助瑜加姿態
一眾晚荷冥想的時候
新月悄然上昇
曾經說這是一幅圖畫
不可缺少的顏色
但是聰明笨伯
光陰閃去色彩便化作珠黃
鏡影也未能昭示
空白鍵打出的虛無
怎樣填充心形符號
生起疑惑以至邀請果陀
提供幾行注解
給一則禪宗故事
就閒閒地指月無言

2009年7月17日

苦難的往事……
搏鬥的痕跡……

歲月之風
總是悄然而去
消逝得無痕無跡
樹，留下了風的形象
刻下了風的脾氣
有的匍匐著
有的彎曲著
有的滿身傷痕無奈地嘆息

不在狂虐中倒下
就在抗爭中奮起
啊，能在千百個日子裡挺拔向上
極不容易

一株筆直的大樹
一面生命的旗
組成蓬蓬勃勃的森林
召喚百鳥鳴啼
歲月的風景才格外美麗

2009年寄自廣州

■唐德亮

我聽到血液的聲音

黃皮膚下 被遮蔽了無數年代
像黃土地下的河流 深藏千萬年
它們的呼吸與神情無人知曉
比靜可怕的是靜 石頭嘩變的時辰
一種聲音在體內騷動
一條傳說中的河流闖進血管
簫聲 劍影 月暈 星跳
風吹倒一片茂草 又扶起根根紅柳
我知道 這是血液的叫喊
在霞光撫摸下燃燒
撞響黎明的鐘聲
黃土昂奮了
排山倒海的陣勢 捲走
一千個無色之夢
一萬盞
無光之燈

空心石

心被剝走
風便可自由地在胸中來往
太陽在它的身那頭
將手伸向這頭
森寒的劍氣遭野霧劫掠
浴霜沐雪 戴月披星
一條條血色紋理漸次呈露
觸之 竟是熱的
且有微微的脈動

沒了心 它還會復活?
會報復那剝心劍，剝心人?
在空與不空之間
空心變成空口
欲語無言

2009年寄自廣東清遠

■任知

震 痛

他頭上的那塊疤很顯眼
唐山地震留下的記憶
我很少問及那年的事
怕觸及他的痛處
那次我和他回老家
他執意帶我到紀念碑
說在那的名字裏
就可以找到母親

雨夾雪

雪被風攪動 飄飛如柳絮
被高樓擋住 向上翻捲
路人裹緊外套 撐著傘
顯得形單影隻
輕霧在空中彌漫 猶如鴻蒙未開
雨聲汀冷 污水漫溢
飯館門口 餐桌散開
幾隻流浪狗 四處跑動
它們低頭 忘了猜忌
搶不到食 眼神又露出無辜

光 影

低沉灰藍天幕之下
一道黑點般的送葬隊伍
風鈴清脆
波濤翻湧
無邊無際海的盡頭
有道絢麗的橘光
召喚人
不顧一切向前
長堤上冒著火焰

■柳青青

最後的判決

擲一把骰子
於或然
天旋地轉

衛星圍著月兒
月兒繞著地球
地球繞著太陽
太陽滑翔於銀河的漩渦
銀河迴蕩於我的腦海
我的腦海圍繞著人慾
人慾圍堵著一口氣
一口氣爆炸成整個宇宙
不成整個宇宙
於或然

百廢待舉的一剎那
肅然靜待
必然出現的黑洞紅洞
於或然

一切一切似乎永無止境
未到最後的判決
還不知
誰手
鹿死

2009年寄自多倫多

女人面對濤聲呼喊
此時太陽緩緩
從雲霧中隱去
等人都離開
它又探出了臉

2009年寄自天津

■李國七

消 隕

我看到一群鴿子，就在返回賓館的路上
或許，閃爍陽光下看錯了也說不準
何況，的士玻璃窗有光影的投射
但潔白的翅膀——我相信沒有看走眼
潔白中，有些純潔，有些溫柔，有些
不能具體形容的某種成因，比如
一首詩，有著誘惑的迷人意象

回到賓館，我似乎帶著撲翅的聲響
繼續徘徊於夢幻和清醒的邊緣
夜間當我穿過黝黑的叢林，我相信
潔白將繼續延伸、伸展，超越我的
想像界線
形成獨特的詩迷惑語言
或許，一種不可緩解的巫蠱

我是很難揭開這種情意結
繼續回首，不能瞻望
回首是塵煙，前去是未來的未知
重回和前去的風塵裏，有些寒意
入春的北京，我看不到閃亮星空
一條銀河沒有及時倒瀉
只有瑣細的熟悉京腔
在胡同裏，在夢中，繼續以飛魚的姿勢
飛躍、翻滾，五臟六腑和意志混合混淆

稍後，我接到你的電話
獨特而熟悉的口語，n和l不分
溫柔以舊日的惆悵握握
我原本以為會淪落以悲傷的深淵
我沒有，經過無數的白晝和黑夜
時光的對望和觀望中
悲傷已經學對鴿子翅膀的揮動
記憶和悲慟，曾經來的，已經去了
去的，漸漸隱成模糊的印子

我掌握和不曾把握的
到了最後，在風中、在時光荏苒中
消隕，一枚燦爛的星光
不過是一次死亡前的涅槃焚燃

■俞昌雄

藏

匿

關於愛的遺址

員警躲樹上，盯著那偷車人
市政新聞裏說那叫蹲守，很苦也很累
人民就在他們周圍
談笑風生，全然不顧這一切
我小心翼翼地走著，不敢驚動那小偷
更不敢看那越長越高的樹

一個男人遇上一個女人
他們相愛，憑藉重疊著的那副影子

男人用力，流血，思考，為人生準備禮物
女人小心翼翼，等待那份驚喜

男人像光線和蜂蜜
女人有最小的針孔和變形的翅膀

一輩子其實只有那樣的一個
瞬間：光線要穿過針孔，翅膀才會沾上蜂蜜

2009年寄自福建

是
角鬥於
非

真
較量於
偽

一念之間
清醒
糊塗
投下的抉擇
極可能的
一紙微薄間隔
考驗
持久不變的結論

唯有燃亮良心上
那盞不滅明燈
必會照清楚
善與惡的真相

2009年寄自越南

■文錦寧

善與惡

■心水

在那遙遠的地方

A
在天之涯海之角
那裡有我雙親埋骨的墓園
遙望廣闊茫茫空宇
遠不可及至少是千里萬里
的時空距離
地底幽冥所謂的黃泉
方寸之間是真似幻
啊在那遙遠的地方

B
在地球的另一角
那兒有繁花似錦的墓園
遙思神馳時面對寧靜天宇
遠眺穹蒼記起光年總是億里
的無窮無盡無邊無涯相離
地老天荒如何能報以湧泉
方舟可渡之說無非是幻
啊在那遙遠的地方

後記：用“在那遙遠的地方”作隱
題詩十六行；每組八行、句末尾字兩
組相同。

2009年9月26日於無相齋

■徐達光

走在都市的路上

走在人叢裡
還是在人叢裡
也不見得熱鬧非常
像平原的草徑上徘徊
總要想想一些心事
車輪煞地把我驚跳起來
原先嘈嘩的雜音仍舊
眾人爭先恐後仍舊
我的孤獨仍舊
教我追記往事正在趕路
趕人生匆忙的長程

斑馬線上仍摩登迷你
把我驅逐到渡河口邊

不會泅泳的白鴿慌張隨後
被很多色彩搗花了它的視覺
被人群趕走急不及待要高飛
路邊的老榕樹好像不怎麼似森林
左搖右擺去撿拾路邊的瑣事
河邊的清水倒映郊外的風景
仍舊不慣于摩天大廈的高傲
頻頻打嗝著很古老的故事

原來趕都市的路是很容易跛足的
我今天剛剛走入都市訪舊

22/7/2009 越南藩切

■陳銘華

尾 巴

從人類最親密的朋友——狗身上，我們可以看到脊椎動物的尾巴所顯示出的種種訊息：夾在兩腿間是害怕；翹起是示威、豎起代表發怒；微笑、大笑、狂喜的情緒波動和搖動頻率成正比……最好笑的是牠們半睡半醒朦朦朧朧時聽或嗅到熟悉氣息而懶洋洋地搖幾下的打招呼方式；最令人羨慕的則是遇見合眼緣異性時互嗅屁股的親暱方式

這樣坦誠相對的生活，人類是在學會隱藏尾巴後才喪失的！達爾文說這是進化，我也希望是。但每次走在街上，看到那些渾圓的、扁平的、桃形的、柚形的、翹起的、微笑的，搖曳生姿的屁股，我總擔心什麼時候搖呀搖的搖出一條蓬鬆的尾巴來

2009年7月25日

珠穆朗瑪

1.
像江河流向大海
告別了最後一朵雲
我回來
但你仍是一塊
不肯融化的冰

2.
沉默的獅不必咆吼
你鋼鐵的髮髻
不因我缺氧的肺
只為雪織的哈達
而變得柔軟平順

2009年8月14日珠峰大本營

■步 鷓

雨 菇

1
雨後草坡的那一串菇朵上
越過了目光、灰雲、和一個冬天

而越冬的那條公園長椅上
比去年多了三道癩痕——

但是啊，沒人留意它老去
和他曾在此送我離去

2
這個雨季裏水發的憂鬱
是否該連同梅乾菜
一起曬一曬

是不是吃一道
吸收陽光的這種小菜
會把陽光吃下？

秋風流浪

兒時我也有時間的時候
會陪你的小花貓玩一上午
如今，可惜我們都已成人許久

那時沒人給我寫詩的時候
我給你寫，給天空、秋風和白鳥
大地上不幸和有夢的人們

當我做完最後一次短途旅行
我曾歸來與你告別，踏上遠遊的路
你用九封信換來一紙書，確知我
在別處安好

十一年後我再想起你時

■莫 云

向時空挑戰

——紅木森林印象

所有流竄的光影
到此止步
且看我攘臂
撐頂一天日月星辰

所有綻放的喧嘩
到此噤聲
且讓我挺身
護衛這一方山幽水靜
蟲唧鳥鳴

當塵世有形無形的倨傲
紛紛在此低頭
所有抽象具象的自我膨脹
都被個個擊破

莫嘆百年繁華一瞬
且看我立地一站——
睥睨人間千古興亡！

註：“紅木”即美洲杉(Sequoias)
，分佈於北加州至南奧勒崗州之間
，為現今世上最高大長壽的樹木。
樹齡可達三千五百年，樹身高達二
、三百呎，樹幹直徑最寬超過廿呎
，有些還可容汽車通過。

是否會慶幸我的昏夢裏沒有你
以及十一年前我寫給你的那首詩
我的字很亂意思明瞭：一生的流浪裏
願你做燈塔，請不要陪著迷茫的我遠走

2009年紐約

老師們

痛苦在黑暗的房間裏如許多
沉默的昂貴的揚聲器
唱針和旋轉

夜晚拉長這是冬季
新的一年

我為之生活的我很難信仰
我所愛的人我無法去到身旁
我所希望的被永遠分裂

但我對自己說你已不再是孩子
如果夜很長記得你並不重要
睡吧

清晨時我夢見了最初的詞語
關於航行的書
它們不會為自己找理由

那一刻它們似乎
教會了我很多

燈籠

前方不遠處
每一個都是孤獨的

當你看見它時
可以說你已經在那裡了

那個世界裏一切完整
那裡沒人相信複數
最初的抽象與最後的
以及與之間與中間
那裡沒人相信我們
看來最後只有

惟一的
一個
獨自地
被虛無支撐著
信仰的問題從未出現

那是一個神的地方
因為神是孤獨的
他坐在不同的樹葉上
他在每一隻眼睛裏
不同地
在每一隻手裡不同地
拿著自身不同的一個標記
每一次都是單數
每一次都是他的一個形象
每一次都是你的一個形象
每一次都不是任何人的形象
舉著一個燈籠
每一次都不同
從不同的角度
每一次都相同
你去了那裡你就可以說話

如果你終於要說話
你將對誰說

你張開你的嘴
每一個形象張開他的嘴

你什麼也沒說
曾經

你在地下打開一個洞
一個洞
每一個神都閉上每一隻眼
你從每一隻眼裏走下去
進入每一根血管
進入每一片樹葉的每一根血管

進入每一條根
根沒有眼
那裡一直很黑暗

但你的眼閉上了
所以你覺得更加明亮

遠處一個空的燈籠在搖晃

一個無人舉著燈籠的形象

你開始跟隨它
為了看清他的臉

聖斯巴蒂安*

主啊，我無數次地感到它們的來臨
這些箭矢（懦夫經常死去），無數次了
更糟，有時更糟。沒有微風，也沒有鳥鳴
來打破白日升起時朦朧的平靜

比箭矢更慢，聲音穿過水，墜落
遠處的山崗上，弓箭手在
同一國度的不同世界裏移動
啊，這些剪掉的羽毛

能否在你的國度中
喚起天使的聲響與顫動？我無法
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向你，因為

正是在你的國度中（風已止息）
我承受著痛苦，既然總會有痛苦
那就讓你的國度在紛飛的箭矢中降臨吧

*Saint Sebastian: 西元3世紀聖徒，受羅馬皇帝迫害，萬箭穿心而亡。

◎殷曉媛◎

丸山薰（1899年6月8日-1974年10月21日），日本傑出詩人。生於大分縣，後移居愛知縣豐橋市，畢業於第三高等學校（京都大學前身），當時即與桑原武夫、三好達治、梶井基次郎等交往密切。後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國文科深造。退學後專心進行詩創作。1933年與堀辰雄等創辦《四季》一刊，次年憑藉《幼年》獲得“文藝泛論詩集獎”一獎。1948年以後，曾先後任愛知大學客座講師及客座教授。1954年榮獲豐橋文化獎。

其著作包括《帆·燈·鷗》（第一書房1932年12月出版）、詩集《仙境》（青磁社1948年3月出版）、詩集《飛越月球》（潮流社1972年9月出版）等共16部詩集及短篇小說選集《蝙蝠館》、隨筆集《蟬川雜記》等。其作品後被編為《丸山薰全集》（共五卷）。

豐橋市為紀念其貢獻，設立“丸山薰獎”。豐橋市高師鎮北原的高師綠地立有丸山薰文學碑。

錨

船長暢飲著蘭姆酒。
一面豪飲一面放歌。
嘶啞的嗓音 如同溜向帆繩的滑輪
充滿哀傷
海鷗醞釀著拍翅聲 在船稀薄的
陰影中私語。
終於，皓月升上了河灣。

船長的胸口氾濫著紅色蘭姆酒的潮汐。
在那湍流之下
今宵 刺青的錨泛起藍色 輕輕蕩漾。

河灣

船拋錨了
水手的心也拋錨了

海鷗從淡水之上 向咯吱咯吱的
纜索送來問候

魚群向艙底的小孔湧來

船長換上被海風染鹹的衣服上了岸
一直到夜晚降臨還沒有回來
船艙裏不知又已堆積了多少牡蠣殼？

夜色漸濃

我的水手兒子獨自在船頭點燃了燈

船帆在歌唱

幽暗海域中相搏的海鷗的羽毛繞著
肩膀飛翔 似乎要飄落肩頭
幽暗海域中凌空啼叫的海鷗的聲音
似乎觸手可及
觸手可及 而又藏形匿影 是因為
低垂著頭的燈 時明時暗吧
我想將燈吹滅
等待海鷗們飛來停駐在 熄滅的
燈的殘燼之上

炮臺

殘片期望著能拼合成一體
龜裂縫現在即將綻開笑靨
炮身兀然坐起
想再次橫跨在炮架之上
一切都在懷念無常之前的自身
它們被風漸次埋進荒沙
望不到的大海
閃現出候鳥的身姿

酒桌之歌 1

將黎明之瓶拋入大海
它不會沉沒
隨波湧到臉頰旁 又奔流而去

終有一天 羽化為詩
啼響雲間 又盤旋落回手心

帆做的桌布
用海藻花裝飾
貝殼的杯盞 一口喝乾
陽光的水滴 風的水滴
滴落 回憶的鹹澀的淚滴

乘著列車

乘著列車

馳往愛爾蘭一般的田園
那裏人們舉著節日的陽傘四處徜徉
一邊陽光燦爛一邊細雨紛飛
向著愛爾蘭風情的原野飛奔呀
與車窗映出的自己的面孔南轅北轍
跨越湖面 穿過隧道
一直奔向愛爾蘭一般的郊野
那裏偶爾有少女姍姍走過 牛兒路過

走向未來

父親說

瞧 這幅畫裏
疾馳的雪橇
窮追的狼群
趕車的人急促的皮鞭落在馴鹿背上
乘車的人藏身貨物背後 不斷倉皇回頭
用獵槍開火 開火
那槍口正閃著血紅的火光

兒子說

一隻狼被擊中倒斃
啊 另一隻又猛撲上來
它也被騰空掀起 翻跌在血泊之中
夜如此濃郁 茫無涯際的曠野
沉睡在雪層之下
儘管如此 乘車人終歸沒有被追上吧？
那雪橇究竟又跑了多遠？

父親說

就這樣 在微熹初露之前
將昨天的遺憾一一殲滅
我們跟時光一起走向明天
終於在晨曦照耀的前路上
出現了未來街道的影像
你看
山野的天空已經發白

狼 群

狼群逐漸逼近趕路的人們
夕陽西沉 它們
圍成圈向著篝火逐漸逼近

趕路人投擲燃燒的柴驅趕狼群
當每個早晨來臨
狗卻一隻隻地消失了影蹤
混跡到它們的親戚中間
分不清是狼是狗的一群野獸
數量急驟上升
他們嗚嗚嘯叫著 互相撕齧 齧牙
咧嘴互相擠撞
雪橇被他們拉扯著 拖曳著
奔跑在雪天的曠野中
——是狗被狼矇騙助紂為虐？
——是狼被狗感化棄惡向善？

總之 這樣的思索
已經讓我焦頭爛額

雪越下越深

雪越下越深
山頂那玲瓏的學校
已經響徹了上課的鈴聲

手風琴在吟唱
孩子們
琅琅的讀書聲
舉手答題的童聲
聽起來如此清冽亮色

然後 驟然間

萬籟俱寂

哦 哦 如此靜謐
寂靜的這樣徹底
山野的樹木也默不作聲
諦聽著
山谷那邊某個遙遠的地方
在被大雪深埋的樹樁和落葉的陰影中
山上的野兔和松鼠們
豎起耳朵 屏息凝神
靜靜聆聽這一切

水之心

水雖然清淥無塵 心卻惶恐躊躇
因迷茫而搖晃不定
水想要扼殺這樣的跡象 卻偶爾
情不自禁發出流聲
水用皮鞭叩問著自己的意志 清香
瀰漫 它歎息著
水有著讓它不知所措的情愫
這種情愫破裂 迷亂 失卻了希望
突然翻江倒海 鳳毛倒豎 對風長
泣 散落殆盡——往往從這樣的夢
境中驚醒。
然後 又重歸於冷清
水日夜祈禱能收回自己的心
而這禱告遲遲也不見應驗
水 滿腔無從傾訴的情緒
其實 它曾試著傾吐很多話語 但
卻總是辭不達意
斟酌著自己究竟來自何方
為沒有形狀而自怨自艾。
這樣的憤怒積攢 膨脹 漫溢
難以抑制。
終於走到了絕望邊緣
但仍舊悲傷難耐 祈求能忘掉
自己的容顏。
一瞬間——它以為自己忘卻了
水睜開雙眸
陽光溫柔地照著它的眼瞼。

里爾克晚年 傑作二首解謎

——兼論李商隱名
篇〈淚〉

◎張索時

偶 像

睡貓相的男神或女神，
黑黝黝的嘴裡嚼爛熟透的
眼睛漿果，咂摸著滋味的靈性，
甜化了的視線葡萄汁，
顎腔地窖中的永恆之光。
可不是眠歌啊，——是鑼！是鑼！
咒召列位外神賞臨之物，
卻將這詭秘之神遣回
他的內傾力的勢力範圍。

鑼

不再是供耳朵去聽……：嚙，
它，像個更深更長的耳朵，
在聽我們，有模有樣的傾聽者。
空間的置換。一切
內心世界的示意圖……，
它們出生前就有的廟宇，
溶化了，滲入難以
溶化的列位神祇……：鑼！
自我信奉的
緘默者的匯合，
為喋聲而喋聲者
響亮的自我回歸，
從演進榨取的延續，
新鑄的星子們……：鑼！

你，絕不會被遺忘，
你在失落中自我賦予生命，
不再有人慶祝的節日，
看不見的唇邊酒，
支柱裡爆發的狂飆，
遊子闖路還鄉，
我們的，無所不施的，叛逆……：鑼！①

奧地利詩人里爾克(R. M. Rilke, 1875-1926)1925年11月完篇的兩首詩〈偶像〉和〈鑼〉被研究者們稱作謎，但認為是“文學新領域的一次突擊”，而〈鑼〉還特別列為“語義三緘的邊緣藝術”。然而事實上它們不應該叫做謎，更不是邊緣藝術，它們是純粹的詩。誠然，這兩首詩有著自成天地，陡峭如絕壁的險句，句間的連結被省略了，可是橋墩尚在，足以供人架設一座完整的橋，儘管那橋九曲十八彎。

〈偶像〉吟詠希臘神話中以自造謎語留難行人，至今確定不了其性別的獅身人面怪斯芬克斯。而確切說來，它是吟詠詩人由斯芬克斯引起夢幻而產生的形像。這夢幻的形像究竟指的是什麼，理當扣緊詩中描述進行符合詩意的聯想，從而得出精準的結論。

題名〈偶像〉暗示，詩人由觀照對象斯芬克斯引起夢幻而產生的形像是被人誤解為神的偶像。它的靈性僅教注視它的人發獸，獸到眼睛彷彿做了張開來的、黑黝黝的嘴裡嚼爛的漿果，並在嘴裡被啞摸滋味到變糯變甜，投上去的視線變了葡萄汁。如果說這靈性堪稱永恆之光的話，作者諷刺道，那也是見不得天日的顎腔地窖中的永恆之光，光映範圍限於地窖似的顎腔。換言之，它止於令人不解其故的空談，無補於實際，甚至到頭來，連它的性別全摸不透。它的外形是獅，威儀赫赫；精神是貓，委瑣孱弱。音大聲宏如鑼，聽起來卻像眠歌引人入睡，本質上則是咒語，因此無法引起諸神的興趣而與神無涉，它的影響力只能施於自身，而不能施及人群。

〈鑼〉遠比〈偶像〉隱曲。從詩題發出的暗示聯想不到象徵什麼，需待經由詩人慧眼靈視下微妙而神秘的推理，漸行漸顯，直至詩末方始恍悟究何所指。

事物之間完全是相互關聯的，這種關聯性與把實證主義世界連成一體的因果關係截然不同。對於事物相互關聯的意識激勵人們去探索神秘的“關係世界”——在這個世界中，詩人的角色是“萬物的沉默的兄弟”，在他看來，世界不是各種類型、抽象觀念和一般規律的堆砌，而是無限複雜的關係網絡，這個網

絡只對他個人具有意義，他的思想就是其中心和協調者。在這方面，詩人得助於隱喻這個主要工具；正如雪萊過去所說，隱喻“表明事物之間從前未被理解的關係，並使人們持續不斷地理解下去。”結果，詩人就能夠按照適合新思想的模式來協調那些根本不同的因素；如果遵循實證主義破碎世界的邏輯，這些毫無關聯的因素只能保持其混亂的、互不相關的狀態。霍夫曼斯塔爾號召詩人“從過去和現在，從人、獸、夢、物中”……創造出一個“關係世界”，這就給現代詩人的作用下了定義。②

現代詩人的作用促使詩與宗教和哲學並駕齊驅，成為認識世界包括認識人類的三個途徑。里爾克發現，情景交融之下勢必發生物我交融的現象，具體說來，人在傾聽悠長的鑼聲時會通過鑼聲與鑼融為一體，從鑼聲聽到心聲以致鑼聲成了心聲，他把這種現象稱為“空間的置換”。所以，鑼“不再是供耳朵去聽”之物，鑼聲“像個更深更長的耳朵／在聽我們”，鑼，一如聽鑼的人，也是“有模有樣的傾聽者”。他聽出鑼是“一切內心世界的共同願望：突破重圍，企及於神。下一代人繼承上一代人的未竟事業，盡著突圍做神的本份，鑼聲似地溶化了神的畛域——廟宇，向難以企及的神邁進。

神是人創造的。信奉神，其實是人默默的自我信奉，里爾克因而稱人類是“自我信奉的／緘默者的匯合”。人類本是啞默的群體——為噤聲而噤聲者，如鑼。生命價值在於發聲，鑼發出鑼聲才是鑼。人，由生到死，好比鑼，鳴罷而歸於寂靜，但這是“響亮的自我回歸”。因為人的鳴籟留下不朽業績，那是從生命演進過程榨做的生命延續：鑼聲終非音符，而是鑼鑄出的一顆顆新星。

職是之故，凡屬如斯而鳴者絕不會被人忘記，生命縱使歸於寂靜而鳴籟猶在，它使你“在失落中自我賦予生命”。沒人慶祝也是節日；沒人看見也是酒，遲早會重新認識。“你”的鳴籟像鑼一樣是具有顛覆力的狂飆，勢將衝破一切障礙，奔回應有的固定地位。

西方的詩評家倘使讀通晚唐詩人李商

隱(812-858)的名篇〈淚〉就會發現，早於里爾克一千餘年，中國便已大踏步地邁進“文學新領域”，並作了輝煌的示範：

永巷長年怨綺羅，離情終日思風波。
湘江竹上痕無限，峴首碑前灑幾多。
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殘楚帳夜聞歌。
朝來灑水橋邊問，未抵青袍送玉珂。

本篇可以解釋為詠淚以抒發窮途抑塞之悲的自傷之作。李商隱一生困厄。才高不遇，沉淪下僚，找不到實現政治理想的出路，還會隨時忍受折騰於庸才上官的屈辱。作者以唐代八、九品官員的官服“青袍”自喻，以車駕馬絡頭上貝殼飾物“玉珂”比喻上官，“青袍送玉珂”喻示高才反向庸才折腰的屈辱，故以“淚”作為屈辱性悲哀的象徵。詩中列舉六類人各具典型意義的，悲哀都及“青袍送玉珂”的悲哀椎心刺骨：長年深鎖宮闈無緣得侍君的宮人、憂愁丈夫行路難的思婦、傷夫主舜遽亡的堯之二女娥皇和女英、峴首山碑前哭好官羊祜的百姓們、受屈含冤出塞的王昭君、兵敗垓下四面楚歌的項羽。不過，〈淚〉的真正用意必得根據蘇雪林先生的發現才能尋繹而出。③

偉大的屈原和李商隱的發現者蘇雪林從李商隱的九十餘首情詩歸納出他與唐文宗歌舞嬪妃盧飛鸞盧輕鳳姊妹的悲劇羅曼司。唐代盛行道教。李商隱早年曾在玉陽山學道。藉著唐文宗的正配王德妃開成元年(公元836年)薨，宮中設醮祭祀的機會混充道士潛入禁苑跟失寵的鸞鳳姊妹見了第一面，從此開始曲江離宮的幽會。鸞鳳姊妹共侍詩人情郎，猶娥皇女英之侍舜。她們贈出錦瑟於先，李商隱回贈玉盤，作為愛情信物。唐文宗寵幸楊賢妃(賢妃是封號，小德妃一級)，不亞於唐玄宗寵幸楊貴妃。楊氏無出，為了固寵和政治前途，屢進讒言害死王德妃後，又巧計讒害王德妃那被立為太子的獨子魯王李永，史稱莊恪太子。開成三年十月太子暴斃。翌年九月楊賢妃賊喊捉賊打著重理讒毀太子案的旗號，整肅宮闈，誅除異己。翻檢曲

江離宮，搜出不明來歷的玉盤，鸞鳳姊妹不肯吐實，雙投宮井殉情。〈淚〉以詩的形式濃縮了戀妃哀史，曲曲傳述他的悼念與感受。戀妃哀史改變了李商隱的人生。〈淚〉疊境而喻出他的悲哀有多麼深重。

鸞鳳姊妹本是唐敬宗寵愛的一對歌舞嬪妃。兄終弟及，連帶接收了鸞和鳳。唐文宗與盧飛鳳生了個兒子，〈擬意〉有句“夫向羊車覓，男從鳳穴求”可證，是為蔣王李宗儉，唐文宗在太子李永死後唯一的子嗣。“永巷長年怨綺羅”說的便是打入冷宮長住曲江的鸞鳳姊妹。姊妹一體，她們憂懼因子獲罪，落得個王德妃的下場。果然禍起蕭牆。鸞鳳忠愛猶如娥皇女英，隨井外流入江到了湘水邊上也會像娥皇和女英，哭個不停，淚染竹筠。這是擬景喻示鸞鳳的悲痛，藉以映襯出她們的冤屈和他自己的至痛極哀。鸞鳳投井而逝，死無葬身之地。晉朝鎮守襄陽的名將羊祜體恤百姓情深似海，一如鸞鳳似海的深情，李商隱便以“墮淚碑”前哭羊祜借喻哭悼鸞鳳。相傳畫工毛延壽拿不到賄賂才醜化王昭君，以致冤死塞外；鸞鳳與讒毀太子毫不相關，卻像昭君一樣冤死他鄉。他的絕望，他的悲哀，可比四面楚歌的項羽。

里爾克告訴翻譯他詩的波蘭語譯者，一切解釋寫在詩裡。意思是不必向詩外求解。而多建二百七十餘首的非預設性戀妃組詩，讀解其中一首，需要兼顧其餘。李商隱把他的戀妃奇情比作莊周蝶夢，而以夢蝶自喻（〈錦瑟〉：“莊周曉夢迷蝴蝶”）。於是沉溺情海，不願回到醜惡的現實：“豈能拋斷夢，聽鼓事朝珂”（〈鏡檻〉）。如今夢斷而情未斷，他繼續留在那夢裡，鎮日從癡戀鸞鳳的幻夢討生活，哪有心思敷衍官場，可是命運卻偏偏逼他度著屈辱的下僚生涯。這才是萬種情愁千般悲愴“未抵青袍送玉珂”的根由。

比喻是文學之魂。古人從詩經總結的詩法——賦、比、興，既是寫作方式又是敘述方式。就比喻而言，無非設物而喻、設境而喻、疊境而喻。數千年演變至今的中國詩史乃至世界詩史證明，捨

此三喻，別無他途，一萬年以後也還是這樣。李商隱將疊境而喻法推向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巔峰。代表作〈淚〉橫看成嶺側成峰，詩境疊出的輻射力引人作深長思，雖然過於隱晦，實在萬不得已。他不得不藉柳說槐，諸詩合讀之下便可會意於心，嘆服設境用典的準確性和層見疊出的感染力。

以詠史做障眼的戀妃組詩成員〈曲江〉云：“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金輿不迫傾城色，玉殿猶分下苑波。恐憶華亭聞唳鶴，老憂王室泣銅駝。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安史之亂後的曲江離宮，景是人非。金輿載不回傾城之色楊貴妃。曲江不再望見翠羽裝飾的御輦出出進進，唐玄宗枉自活在對楊貴妃的思念中。他痛不欲生，悲悼死於盛年的愛妃之情重於留戀生命和國家安危。而詩人的本志在於悼念鸞鳳姊妹，茲語譯如次，情形看得較為分明：“望不見不時乘翠羽御輦的伊人，枉自傾聽深夜裡鬼悲唱子夜歌。黃金做的車輿載不回傾城之色，因為上苑那竟涉及下苑的風波。陸機臨終憶念在華亭時聽鶴唳，老索靖憂王室有難荊棘銅駝。滄桑巨變雖造成心靈嚴重挫折，比起紅粉飄零之悲算不得什麼。”④

“玉殿猶分下苑波”即指莊恪太子讒毀致死，事發於長安城內的正宮——上苑，卻擴大偵辦到郊外曲江離宮——下苑，鸞鳳姊妹枉死。宮人樂倡罹難的政治風波。〈淚〉則以“離情終日思風波”喻示鸞鳳姊妹在特定環境中養成的憂患意識。同時，玉殿分波也是實景，上苑的御溝通連下苑的曲江。“湘江竹上痕無限”也依據於事實，曲江離宮的宮井外流，先往西流復折向東。湖南在下苑西南方，故有鸞鳳姊妹哭湘竹的想像。〈代應〉二首其一云：“溝水分流西復東，九秋霜月五更風。離鸞別鳳今何在？十二玉樓空更空。”鸞鳳姊妹死於開成四年秋，昭君辭離漢宮入塞也是秋天，寄托著無盡悲情的秋字屢見於戀妃組詩。“秋娥點滴不成淚，十二玉樓無故釘”（〈無愁果有愁曲北齊歌〉），“荷葉生時春恨生，荷葉枯時秋恨成”（〈暮秋獨遊曲江〉），“枉教紫鳳無

棲處，斫作秋琴彈壞陵”（〈蜀桐〉），“殷勤報秋意，只是有丹楓”（〈訪秋〉）……；一處通則百處通。

“丹楓”象徵他對鸞鳳姊妹不變的赤誠。戀妃組詩正是依靠雙關性隱喻，做到明暗兩重筆墨。〈淚〉第六句“兵殘楚帳夜聞歌”所聞之歌，明著是說四面楚歌，骨子裡指“子夜鬼悲歌”。鬼是枉死的鸞、鳳，歌是哪一首子夜歌？五律〈離思〉透露：“氣盡前溪舞，心酸子夜歌。”出身歌舞之鄉浙江武康縣前溪的鸞鳳姊妹氣盡身亡，夜聞子夜歌傷透了他的心。追理前情，回贈的玉盤闖了大禍：“誰將玉盤與？不死翻相誤”（〈景陽宮井雙桐〉）。無窮的悔恨幻出鸞鳳姊妹借子夜歌訴冤的場景。南朝樂府計有子夜歌四十二首流傳後世，我以為是這一首切合他的心境：“始欲識君時，兩心望如一。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殘機”正稱他的自責。殘在感情用事。不該贈送玉盤，鑄下終天長恨。

① 〈偶像〉和〈鑼〉二首係筆者自譯。

② 引自英國學者馬·布雷德伯里、詹·麥克法蘭合編《現代主義》一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引文見於該書第64頁。

③ 參閱蘇雪林《玉溪詩謎正續合編》，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7年1月初版。

④ 晉朝著名詩人陸機助成都王司馬穎攻打長沙王司馬義，兵敗被殺。臨終前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流露出留戀生命之意。《晉書·索靖傳》記載，索靖老年時預感到天下將亂，指著洛陽宮門前的銅駝嘆道：“會見汝在荊棘中耳！”

詩之困 “惑”

◎向明

今年台灣的大學指考作文題為“惑”，由於這種“一字題”無適當的疆域可以收束思維能力，學生常常容易信馬由韁，愈寫離題愈遠。而有國文老師卻認為以“惑”為題，尚不符中學生這種年齡的人生經驗，當然會從平時所知的詞彙中去發揮，要他們寫出超出理解範圍以外的東西，另創新意，除了愈加“困惑”外，也無能為力了。

“惑”是一種心態，一種概念。是由於與經驗所得無法契合或一致而產生的不信任感。要將這種悶在心裡的鬱結用文字表達出來，當然可以用論說的方式來找出其原由，描述其狀態，痛陳其弊害，然這種科學分析方法不是一個中學畢業生能力所及，即使能湊出幾句來，恐怕也是乾巴巴不帶感情的一串文字，要其不離題也難。如用抒情散文或加點有關的小經驗或小故事，使得這一祇在心裡發酵的“惑”意，儼然如生的讓人能感知到是怎麼回事，這樣寫出來的作文便會言之有物些。

我是一個一生都在追求“詩”的人，在我的詩裡各種人生經驗，心理狀態都曾嘗試用詩表現過。因此當看到大學指考要用一個“惑”字寫一篇作文的時候，心裡便覺得這個“惑”字似曾相識，好像曾經以此為題寫過一首詩，但總記不起來。直到翻遍記憶、自己的詩集、詩刊和舊稿，才發現這是我早年一首被學者、專家痛罵過的詩，怪不得我一聽到這個“惑”字，便覺得面熟，原來這本是我追求詩的過程中發生的一件大事，豈會輕易忘掉？這首詩是這樣寫的：

惑

遂慢慢的凋落了
而固執著欲彌留的
那水珠。自涓涓欲滴的瞬間拉回
緊貼這無邊的一面
尋求這剎那的入定

許多歸向都不是歸向
許多陽光都射不透一陰霾

許許多多的你們只是

一大夥他們的拼湊
今天的棄物是明天的寵品
而卜者。這剎那。係
它之混圓，抑係
它之齏粉

這首詩發表在 1959 年十月出版的《文星》雜誌“地平線詩選”。五〇至六〇年代之交正是台灣“現代主義”方興未艾，詩人的現代派群體勢不可當，作品幾乎佔領全部各報刊，被傳統保守的教授學者視之為洪水猛獸，與之勢不兩立；為討伐新詩的標新立異而與起的論戰，隨時出現在媒體版面。我這首詩刊出時正值第二場新詩論戰伊始。《文星》在 1960 年元月刊出九篇文章，正反兩方都有。余光中、覃子豪、夏菁，黃用，《藍星》社詩四大掌門人各以不同角度為受指摘的新詩辯護。盛成、張隆延、黃純仁、陳紹鵬四位有名的大學教授則以客觀的態度認為批評應以“不薄今人愛古人”的觀點為之，他們肯定新詩的進步，雖反傳統，並未與傳統脫節。但陳紹鵬教授則褒貶互有的將當時發表的詩，取樣分為四類：第一類是氣魄宏大，音韻動人，如余光中的〈鵝鑾鼻〉和〈虹〉，覃子豪的〈追求〉。第二類是反映現實生活苦悶和立意深刻，如楊喚的〈鄉愁〉，向明的〈野地上〉，方思的〈仙人掌〉。第三類是意象美，詞句凝鍊，如吳望堯的〈豎琴〉、夏菁的〈四月〉、辛魚的〈我的音樂〉、覃子豪的〈向日葵〉。第四類是文字遊戲式、生澀的詩，如林亨泰的〈風景其一〉、向明的〈惑〉。這期的文章刊出後，中央日報的總主筆言曦先生隨即於副刊的“新詩餘談”專欄中響應陳紹鵬教授的看法，認為向明的〈惑〉劈頭第一句就寫“遂慢慢的凋落了”為“荒誕”。因此這首以“惑”為題的詩，在詩意上首以生澀，不正經（文字遊戲）相指責，而詩的首句以“遂”字打頭則被認為有違傳統寫法，是一種“荒誕”行徑，言曦先生的寥寥數語更加落實了〈惑〉為劣詩的指責。

〈惑〉一詩雖被指責為文字遊戲，但就我當時寫此詩的精神狀態言，不但無半點遊戲之意，且係極為莊重嚴肅且心情痛苦的催促下，不得不藉詩這種凝練含蓄的語言為之。前面說過“惑”是一

種心情，是一種苦悶的象徵，更是一種尚未成形的概念。概念欲寫成詩不能像寫散文、小說或論說文一樣可以沿著主題的周邊肆意描述，鋪張，形容，而必須以嚴謹的形式，及濃縮的語言，針對無形的概念予以形象化，以意象語言表現之。從這首詩中第二段兩句及第三段前三句的一連串“許多”的指陳，可以看出我們那一代青年人對許多現象的不解和疑慮，因而我藉一粒欲落未落水珠那看似遲疑的一瞬，以向卜者求問的方式，“這剎那係／它之混圓。抑係／它之齏粉”，來解決心中的疑“惑”。這是一首典型的藉“象”以究“意”的詩。被人攻擊以“遂”字作起首句，旨在製造一種突兀感，同時使詩的結構更形緊凝，更像詩，祇不過稍作變貌而已。這在舊詩中稱作“突起法”或“倒敘法”。如果我在此詩第三句的“那水珠”，擺在第一句的前面，使得主詞明顯突出，也許老先生們就不會那麼大驚小怪，視為文字遊戲了。但也就與普通作文的規規矩矩起承轉合無異。

這些指責的文章刊出後，接招的文章蜂湧而出，余光中，黃用、邵析文（白萩）為此詩辯解稱，此乃現代詩中述說次序先後倒置的技巧，就如古詩中“突起法”和“倒敘法”一樣。詩人張健並於《藍星詩頁》第十五期以〈談時代脈搏與詩的濃縮〉為題，認為詩一開始使用“遂……”的句式，乃因在此之前的情境無加以交代或補敘的必要，乃詩作者盡力將其內容予以濃縮的表現。並以自己的近作〈巴士上〉，也是以“遂”為開門見山的第一字，以證實這樣用只是現代詩人剪裁不必要鋪敘的一種手法。最後余光中在再次答辯陳紹鵬教授和詩人陳慧的相左意見中說，一切學問皆可入詩，藝術形式的小說和電影技巧，更可酌予重用到詩中。詩用“遂”字為起句，絕不荒謬，而且值得加強試驗。

四十年過去了。雖說世事如棋日日新，但“許多”“許多”的困“惑”永遠會沒完沒了的發生，豈止孩子們解答不了，我們何嘗都找到答案？而今詩的技巧取經諸野，其命維新，更是無日不在大膽實驗。詩是不會一直耽於舊習慣、陳詞爛調而不思改進的。但我們在無盡的困惑中，生命隨之“遂慢慢的凋落了”，卻一點也不用奇怪。

2009/7/19

如歌之徜徉

——讀痙弦〈歌〉〈瓶〉

◎林明理

痙弦的詩，詞彙瑩淨高潔，極具流盪的音韻，有悲憫之情、對生存苦痛的探索中，有一種神聖的莊嚴美；其詩思建築在哲學家的思想上，慣於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以追尋一種精神價值的真境。年輕時，參與成立《創世紀》、曾擔任編輯、大學講師等；晚年更以修德業為志，閒暇時喜歡哼唱小曲兒。近些年來，曾受邀到香港、台灣等地大學，擔任駐校作家、講學。儘管比起年輕時代，痙弦已很少寫詩了；但退休移居加拿大後，顯然更知道如何善用時間，也自喻為一個為精神生活的詩人。他總是以愉悅、而不是教條作風，以詩人的氣宇將所有過去的光輝榮耀，在演說中層層褪去，為的是呈現他最基本的東西——灑脫不羈的光線。

第一次讀到〈瓶〉的時候，我驚訝於它的詩美！那愛情仿若飛濺的水花，晶瑩而多芒……痙弦蘊蓄著這樣高度靈敏的思維，寫下了這首神韻悠然的經典之作，也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詩人孤寂的情緒：

我的心靈是一隻古老的瓶；
只裝淚水，不裝笑渦。
只裝痛苦，不裝愛情。

如一個曠古的鶴般的聖者，
我不愛花香，也不愛鳥鳴，
只是一眼睛的冷漠，一靈魂的靜。

一天一個少女攜我于她秀髮的頭頂，
她唱著歌兒，穿過帶花的草徑，
又用纖纖的手指敲著我，向我要愛情！

我說，我本來自那火焰的王國。
但如今我已古老得不能再古老
我的熱情已隨著人間的風雪冷掉！

她得不到愛情就嚶嚶地啜泣。
把澀的痛苦和酸的淚水
一滴滴的裝入我的心裏……

哎哎，我實在已經裝了太多太多。
於是，我開始黝黝的龜裂，
冬季便已丁丁的迸破。

一開筆，愛情的殘酷事實不再如禁忌般被排除，詩人以“淚水”、“痛苦”托出一顆原已枯萎的心的男子，他渴望追求愛情已久的精神世界。在面對過往無法實現的愛情的作用下，把心中隱藏迷離的熱情、鬱結，都一股腦兒蛻化成一隻古老的瓶，再將痛苦與心酸的淚，一點一滴地收集，埋入心底，存封起來。

第二節是以刻劃出詩人深刻的愛情觀，將焦點凝聚於悲劇的感受，其表現具特殊意涵。時間一年一年匆匆而逝，男子等到鬢髮已白，雖然外儀是位士紳老好人，精神上也自視清高、靈魂淨潔；但內心仍存有一絲念頭，希冀愛情的翩翩而至。

在第三節裡，有一天，老人終於與一個貌美的少女邂逅了。其間隱喻式的曖昧關係逐漸產生，似乎轉化成愛情的動力，且迸發出少女已沉浸於戀中的那份甜美、雀躍似的輕快感，仰慕的眼神、正大膽無忌地對老人歌著、對話；如同微風遊戲於樹葉間所產生的微細顫動地交流著。

第四節劇情急轉直下，老人對這深陷愛情泥沼的少女，十分愛憐於她的天真、追求愛情的勇氣，但是仍不願放棄自己堅守的精神堡壘，且認為愛情的國度裡，已無法容納這過度負荷的重量；他終究還是說出了刺傷少女的心，試著讓自己也脫離這種無可奈何的困境。而唯一的藉口，是佯稱自己已年老了，無法接受這份愛，且年輕的熱情早已冷卻；奉勸少女還是把感情慢慢收回。

因為他可以模稜兩可地或表現自己的英雄氣概或表現激情的熱烈；然而，這位孤獨老人在最後仍選擇忠於自己，故意冷漠地處理這一段不會有結果的感情。縱然他向世人表明，自己並非不動凡心的聖者；但也絕非是個冷酷無情的男性。在此相當具隱喻性的情節裡，反映出這位老人對愛情始終保有一份忠實的純真，及其執著的精神空間。

第五節故事發展張力頗大，誰知愛情多磨煞人?!那少女付出的感情，一如江

水滔滔，而潰決的淚，又如何能一點一滴地收回？於是，夢碎的少女黯然離去，老人也悵然若失，只得把這份愛深藏於瓶內；隱約中也感受到愛情曾經來過的一種存在。表現出愛情的甜蜜、淒迷、掙扎、苦澀、心碎過程的豐繁意象，以及老人為不讓彼此爾後受傷，雖然精神上痛苦，但能守住傳統的倫理觀念及免於世俗的眼光；然而，失去愛情的落寞，仍叫這老人為之神傷。

故事最後落幕是，當愛情遠去，男子獨自承受的淚水，從開滿花的季節，一直到蕭瑟的冬天，他的心終於龜裂、一片一片地剝落成瓦堆了。值得思考的是，這裡比喻這位男子因失去愛情而個人意志的消沉和泯滅，這個形象構築得唯美，也很真切。

其實，不論任何時代，人們對愛情的觀感產生了一個基本問題，這是一個哲學也無法透視或是形而上學的問題，它關係到人類精神最高層次的感情。愛情也無任何邏輯可言，或許，光是學會愛你所愛、擇你所擇也是不容易的。人們總是一味地嚮往柏拉圖式的愛情、或魔術般的愛情，也渴望得到無限的浪漫與沉醉；但事實上，等到面對愛情的本質，也有殘酷自私的一面時，在耗盡所有的瘋狂之後，或許，有一天，將足夠明智到自己真正的快樂，是揚棄愛情的幻象與虛妄吧。

因為痙弦一向是尋求深度的作風，所以，這首〈歌〉的超現實主義亦經由詩人安排構思階段時就已自然流露出來，有一種饒富音韻的實效：

誰在遠方哭泣呀
為什麼那麼傷心呀
騎上金馬看看去
那是昔日

誰在遠方哭泣呀
為甚麼那麼傷心呀
騎上灰馬看看去
那是明日

誰在遠方哭泣呀
為什麼那麼傷心呀
騎上白馬看看去
那是戀

誰在遠方哭泣呀
為什麼那麼傷心呀
騎上黑馬看看去
那是死

這是一首兼具人性化與神聖化的情詩，以一種相當獨特的細心被描繪出來，而顯露出詩人自然而然的藝術性。詩句一開始，是描繪一男子驀然回首，走進歷史的流裡，看到自己過去的喜怒哀樂，那令人嚮往的愛情似乎已喪失了魔力，那黃金般的年輕歲月，雖然曾經挫折、痛苦，令人心傷流淚；然而，沒有經過磨練的成長，又怎麼開得出絢爛的花？

第二節是寫出失戀的心中感覺，彷彿已失去眩人的光彩，生命必須有愛，才能使一切不滿和失意消失；美即是心中有愛。然而，詩中寫出，千言萬語，卻不知如何說起，過去消逝了嗎？愛情遠離了嗎？想起以往也曾相隨的形影，在時間的侵蝕下也模糊了起來。呵，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我苦思。那是明天，儘管日子還是陰霾的灰色。明天會是向自己挑戰的開始嗎？男子為過去悵然而流淚，也期許自己能重生。

第三節是寫出人生有很多不能重來，戀愛是歡樂與淚珠飄落的過程，更有不可測的生離死別；然而，愛情畢竟是人類情感最高尚的表現，也是人生的最佳修飾。所以當失去的愛的感覺，又回來身邊時；心又復活了起來，好像騎上一匹白馬般，馳騁原野……

最後是詩人闡述戀愛過程的起承轉合後，給我們的啟示是，愛轉動了世界，也是宇宙生生不息的原動力。有真愛，我們的精神生活就不怕沒有滋養；但是，失去時，那種幾近死亡的震顫，瞬間，世界彷彿由白轉黑了……詩人已形象地把愛情昇華到哲學的高度；也給讀者造成一種內在的激動。是啊，縱然傷心、難分難離，縱然無法跋涉，走到盡頭；但會留在心中，永不磨滅。也暗喻愛情的幻化與四季輪迴的宿命。自此，我們已從詩人所描繪對愛情的風姿神貌中，體悟到一種無法言說的“言外之意”；愛情終究逃不開宿命的輪迴，但又超越了一切。這是這兩首詩被視為藝術創作的經典之原因。

簡評非馬的詩〈五官〉

◎孫麗娜

非馬的詩有一種類似於沉默者的氣質，他的詩語言平靜而不失熱情，簡潔而意緒深遠。詩能做到遠離繁冗不是件易事，而非馬做到了。他的詩語言像利斧一樣，為我們剖析這個世界。非馬的詩語言是平靜的，在那裡我們很難找到簡單的塗抹於文字表層的任何貌似熱烈的色彩。

非馬的詩〈五官〉為我們抒寫了目、耳、鼻、口、心，這些常人司空見慣而又熟視無睹的意象被非馬選入他的詩之中。這體現了詩人對事物觀察的獨到之處，也體現了詩人不羈的藝術氣魄。把看似簡單的意象用簡潔的文字表達出來，通過這些為讀者展示詩人深刻的寓意，這是非馬詩的最大特點之一。他的詩不是簡單的描摹也不是情緒化的生發，在他的詩中我們更容易看到的是一種冷靜的智慧，詩人用智慧的語言為我們展示了另一種不同於流行的詩敘述模式。

非馬詩的內核是智慧且向善的，其中蘊含著一種為生命積極吶喊的聲音，尋找生命的方向與存在的真實是〈五官〉的要義。非馬詩的吶喊只是源於詩人自身對人生對事物的深刻悲憫。他的吶喊來自心靈深處的自我搏擊，而非振臂一呼而求應者雲集的作秀。非馬的詩讓我們體味了一種冷靜的美，他在努力的尋找著這個世界，在詩人的眼中沒有什麼比清醒的意識並存在於這個世界更為重要的了。眼睛混跡於是非黑暗的江湖，鼻子立於風中面對我凝視的方向，而它只是上帝賜予餓獸的嗅覺。詩人冷靜的凝望我們身邊的一切，包括我們自身。

在〈耳〉中，詩人這樣寫道：“風來／便有了雨的傳說／雨來／便有了風的傳說／你不來的這些／乾旱日子／我便努力為自己／製造／風風雨雨的／傳說”耳朵是我們接觸外在世界的信息的媒介，人類通過耳朵來了解世界。耳朵無疑是有功之臣。然而非馬先生則看出了另外的一些內容，耳朵難免有誤讀的信息，真正的真相是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人生就是處在一種荒謬之中。耳朵是一

種媒介，但有時候耳朵又會變成傳媒。聽來的未必是真，聽來的是真而我們理解的又未必對。反而是人類遠離一些消息，更容易進入一種沉靜的狀態，讓我們能獨立思考。但獨立思考又是什麼？也許只是自己製造的風風雨雨的傳說。理解非馬的詩需要從多維的角度去解讀，不應該僅僅只是停留在詩言語的表面。

在〈口〉中詩人這樣寫道：“大吃大喝之餘／也放放空氣／說說髒話／闖闖禍”大吃大喝之餘口也要闖闖禍。詩人在詩中貼近了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點一滴，他的詩關注人們的日常生活。看起來口是順性而為的，可詩人筆鋒一轉緊接著如下說：“每當閉起眼睛／迎向一對／熱呼呼逼近的嘴唇／她的母親／總及時從她心底／遞上那麼一塊／冰涼的／潔癖”原來口也會背叛內心，只是悄悄的從心底遞上一塊潔癖。他的詩有很深刻的寓意，而這些都是對日常生活人們心理的生動揭示。非馬的詩語言就是這樣用一種看似簡單的語言不懂聲色的剖析我們自身、剖析這個世界。真實與謊言如何分辨不是每一個個體都可以分辨清楚的，於是有了〈心〉“接近現實的東西／不一定可靠／根據風風雨雨的報導／今天早上／外頭是一片／肅殺蕭條／但在我心的晴空上／一個久久不墜下去的／微笑／一直在那裡／擦爛燃燒”人類的現實世界本身就包含著虛妄的成份，真實與虛假有的時候相輔相成，如何辨析成了一個難題也是一個被歷來作家哲人反復探討的問題。非馬將如此深刻的問題包羅在自己短小的詩之中，他的詩藝術創作具有很強的藝術張力。

非馬是位使命感很強的詩人，他的詩創作是我這一結論的最好論證。在非馬的詩世界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看似很平凡普通的意象，但是詩人給讀者的寓意則是震撼心靈的。非馬是一位為生命尋找方向的詩人，他的詩是對智慧進行啟迪的燈塔。他的〈五官〉五首體現了詩人對生活深度的思考與熱愛，非馬是一位智慧的歌者。

非馬非馬

我從一九八二年起便一直注意非馬的作品，一九九五年終於在南加州洛杉磯近郊華人集中的小城市蒙地利公園，一個由《新大陸》詩刊舉辦的聚會上見到了他。他在會上雖然很忙碌，但還是同我親切地交談，並把上海詩人柳易冰託他帶給我的一卷《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新詩大辭典》交给了我，從此我們結成了朋友，之後我們見過兩三次面，但一直保持通信聯繫。在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今天，詩人非馬確是一位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前衛詩人。因為我與他的背景大同小異，我想在“詩人檔案”內做一簡單的評介：他的祖籍是廣東潮陽（我的是中山）；他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出生在台中（我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生於中山）；我和非馬一樣地經歷過日本的侵華，受過國民黨時代的教育，到美國習工程科學，並一輩子從事能源工作（我搞的是美國加州的北水南調大型供水和水電，他搞的是機械與核能）。他今天是一個重要的詩人，而我是業餘的文化評論者。今年六月，我告訴非馬我打算評論他的詩，他回信說：“期待您的評論，好壞都一樣感激。”因此我寫成了這短文。

非馬在詩壇上極為活躍，我們可說他是旅美的一位華裔國際詩人。他曾擔任過伊利諾州詩人協會會長，著有十四部詩作（還包括一卷英文詩集及幾本譯著），主編過幾本台灣及大陸的現代詩選，還從事繪畫雕塑等創作。一九九九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非馬詩歌藝術》，總結了他在二十世紀的創作成果。退休後的非馬還在西方的後“後現代”及中國的新“新現代”藝術圈內活動和創作，體現了中國人的勤勞果敢精神。

非馬和卡瓦菲

幾個月前，非馬先生在信中告訴我他早就注意到希臘的海外詩人君士坦丁·卡瓦菲（C.P. Cavafy, 1863-1932）的作品並已翻譯了十多篇。他覺得卡瓦菲

的詩內帶有強烈的敘事性，卻不減其感人性，認為值得中國詩人的借鑒與思考。我記得非馬曾寫過一首短詩〈長城〉

①：

一
文明與
野蠻的爭鬥
何其艱烈

你看這長城
蜿蜒起伏
無止無休

二
是什麼樣的浪漫豪情
使我們爭先攀登
高聳嶙峋的背脊
去瞻望
自動調距的鏡頭裡
萋萋的歲月
蜿蜒萬里的
龍的殘骸

閱讀了卡瓦菲和非馬的詩作後，我覺得他們都是同工異曲的文化工作者。卡瓦菲發揚了自己的風格。他是個懷疑論者，否定並嘲弄基督教、愛國主義和傳統道德標準，但他對自己不肯隨俗的做法感到不安。卡瓦菲最引以為傲的作品是一首短詩〈等待外蠻〉②。他藉懷古抒發自己的壓抑心情（Repression）。用羅馬頹廢（Roman Decadence）作為隱喻，緬懷古典希臘文化，諷刺歐洲文化價值的衰落。非馬在這點與卡氏略有不同，他認為部份中國古文明是龍的殘骸！

非馬和榮格

按照現代心理學家榮格的觀點，阿尼瑪（Anima）是代表聖母的原型，非馬寫道：“強忍了將近兩千年／眼淚／終於漣漣流下來了／／低著頭站在風中／人們等待／另一個奇跡……”。然而，詩人並沒對西方宗教完全絕望而仍有所期待，他繼續寫道：“母親亙古的哀號／

穿越時間／呼天搶地來到”。詩人年年在美國遙望，年年落葉，年年伸出含淚的新根。非馬在一九八五年寫的一首新詩內，意識到“即使是這樣寬敞的廟宇，也容納不下，一個惟我獨尊的神”。

非馬最得意的象徵——鳥籠

在〈鳥籠〉一詩內，非馬說：“打開鳥籠的門，讓鳥飛走，把自由還給鳥籠”。他的象徵可能指一個國家、屋子、囚房、地球村，或一個工具。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曾指出語言乃工具。莊子·外物篇內有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德哲學家海德格爾視工具為物，是人存在之所需。物不會有自由，我們不要對所有的東西（The thing）都存有感情。

①《非馬短詩選》香港銀河出版社，2003年3月。

②請參閱拙作〈君士坦丁·卡瓦菲——蜚聲文壇的希臘偉大詩人〉、《榮格、弗洛伊德與藝術》，北京寶文堂書店，1989。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何謂散文詩？詩人秀陶清楚明瞭的說是以散文體寫就的詩篇；詩人羅青說是分段詩；詩人紀弦則說詩就是詩，主張取消散文詩一詞；而編者從詩友輾轉寄來的電郵得知，最近大洋彼岸好幾個散文詩獎頒獎活動中的某位名家則說：“……它是詩歌和散文嫁接在一起的一個品種”……

秀陶將詩分成散文的和韻文的兩種文體，這從散文詩的起源、特性等方面來說都應該是正確的，可是今天我們看到的許多一句句，一行行的詩也已經不是什麼韻文體了，除了那些專門用作朗誦者外，就是比散文還要“散”的大白話。

羅青將散文詩稱為分段詩以別於一般常見的分行詩，則是形式上的，但問題是分行詩不一定以韻文寫成，而散文詩也不一定就分段。

編者最能同意的是紀弦所說的詩就是詩！凡本質上是詩的（管它是以散文或韻文寫就的），就叫它歸隊於詩，沒有“介乎於詩和散文之間的混合體”！不幸的是，數十年來中國詩壇對散文詩的認知就是上面提到的第四個說法“它是詩歌和散文嫁接在一起的一個品種”。其實散文詩只是一個將詩分類的詞，就像古詩裡面有五言、七言、七律等等而已。詩就是詩，硬要說它是“詩歌”的話，則散文詩應叫作散文詩歌，如此一來，大家望文生義，又散文又詩又歌的可真是不知所云，不悉自己所寫為何物的熱（胡）鬧得很了。

本期“大陸民間詩刊大展”介紹的是《南方詩刊》、《街道口》詩刊、《詩三明》詩刊及《贛西文學》的詩人作品，感謝詩人曉波的協助，這一個專論得以持續。我們並歡迎詩友們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特輯，以增加交流，有意者請先來信與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並發表意見。至於一些連接不上這個網站的大陸地區詩友，則請到：<http://home.pacbell.net/wtchan> 下載最新一期新大陸詩刊。

詩訊

●由世界漢詩協會、世界漢詩協會學術委員會主辦，北戴河紅日旅行社協辦，世界漢詩雜誌社、漢詩月報社支援的北戴河國際旅遊詩會經於2009年8月25日至28日舉行。宣傳媒體包括中國青年報、中華詩書畫報、京華時報、漢詩月報、世界漢詩雜誌社等；網路媒體則包括新浪網、網易、搜狐、雅虎、人民網、中國詩歌網、中華詩詞網、中國六書網等，並由香港中亞網路電視臺現場直播。

●“書法妙悟學派——2009羅青書法展”經於上海朱屺瞻美術館9月15日-22日展出。

●10月1日下午，由深圳市寶安區作家協會主辦、深圳市鴻隆商業管理有限公司承辦、深圳市童年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組織策劃的“60華誕60位作家大型行為藝術頌祖國”活動於港隆城購物廣場舉行。

●第二十九屆世界詩人大會經於九月底在匈牙利布達佩斯舉行，來自世界六十多個國家共200餘名詩人出席以“未來就在塵世”為主題的會議。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遠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十九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